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6nB363

文穆念禪師語錄

清 念說　真慧等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序
  - 目次
  - 住信陽州法幢山雙林禪寺語錄
  - 住鄧州丹霞山僊霞禪寺語錄
  - 再住信陽法幢山雙林禪寺語錄
  - 住汝州伏牛山雲巖禪寺語錄
  - 機緣
  - 頌古
  - 行實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  - 4
  - 5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文穆念禪師語錄序

三教之理，一也。三教之理一，而釋氏之旨更無不一。一者何？曰：直指人心，立地成佛而已。自五燈分燄，人各一師，其最著者，則有曹洞、有臨濟，若似乎舉至一之旨，而以不一者異之也。夫佛法則烏容異也？殊途而同歸也。譬之千支萬派，而朝宗則惟向若也，亦因乎學者資力所近，而與為提撕、與為鍼砭焉。豈有他哉？今滹沱一脈幾半天下，曹源一滴不絕如線，說者疑有盛衰之別，余以為祖燈相續，論真贋，不論多寡也。苟得一人而使佛祖法門如日月之經天、如江河之行地，則此一人功業當盛滿無算。雙林文師豈其人耶？師夙秉慧根，為曹洞嫡傳、為岐山血嗣。自薙染之初，鋒穎已露，於「我法難思」之句而喟然生疑，於「法王全露」之言而豁然頓悟，其一疑、一悟間，誰得窺其底蘊哉？師顧不自滿，假參學益力，時以前人付囑不克負荷為兢兢，渡衡湘，適吳越，凡諸選佛名場，不憚風瓢雨笠，乃杖錫所經，人多皈仰，在丹霞則祖庭克復、在雙林則祇樹重暉，蓋根之茂者其實遂、膏之沃者其光灼，道固有不可遏抑者耶！然窺師之道，以實踐為本，而語言文字其末也。故每有論說，直欲付諸丙丁，而門人不可，謂守先待後，非言曷明？質疑問難，非言曷剖？因並出丹霞、雙林所錄，而登之棗梨，且強余為玄晏焉。顧余儒者，何知而以序師哉？然我自用我法，以今觀其法語，鉗錘棒喝悉具婆心、指月拈花無非妙諦，非即吾儒之所謂無隱乎？其諸頌拈，檃括命中，語皆破的，批卻導窾，目無全牛，非即吾儒之所謂知言乎？其息影三十韻，則辨才無礙，晉塵可奪，游行理窟，宋腐不留，非中峰、石屋之流亞乎？循是以序師，其足以盡師乎？其不足以盡師乎？或以余為阿所好、或不以余為阿所好姑置，勿較要之，四海之大、百世之久，自有具正法眼者在。

康熙乙卯陽月穀旦賜進士第吏部觀政古申法弟劉楫頓首拜撰

文穆念禪師語錄目次

序
第一卷
　住信陽州法幢山雙林禪寺語
第二卷
　住鄧州丹霞山僊霞禪寺語
第三卷

再住信陽法幢山雙林禪寺語
第四卷
住汝州伏牛山雲巖禪寺語
機緣
第五卷
頌古
行實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一

嗣法門人真慧等編次

住信陽州法幢山雙林禪寺語錄

康熙壬寅九月廿有三日入院，闔郡檀越、各剎耆宿、及請主清之鄧公等，恭請本寺開堂。
拈疏。「從上諸聖，祕固深藏，曾未輕洩。今以當筵，華擘殆盡。還會麼？設或未會，再煩上首宣過。」宣疏畢。
法座。以拄杖指云：「高而無上，廣莫可量，人人有志上頭行，更不作禮須彌王。」遂陞座。
拈香祝聖畢，次懷中取香拈出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千聖莫測，魔外罔知，始從撥草瞻風，直至親蒙記莂，既爾穎露，弗敢被蓋囊藏。今日事不獲已，對眾拈出，爇向爐中供養本師，現住湖廣衡州府岐山仁瑞堂上，傳達磨正宗曹洞第三十世上嬾下放太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遂斂衣就座。維那白椎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隨聲便喝。復召眾，云：「大眾！第一義諦適纔被山僧一喝，百雜碎了也。倘有傍不甘的，出眾相見。」(問荅畢。)乃云：「建立獅幢，故是時節有待；整理竿絲，全憑手眼精明。弘開正法眼藏，揭示不二心宗，著著超今邁古，頭頭絕類離群，恆沙妙義以敷揚，百千三昧而顯現。可謂如理如事，無作無為，卷舒不落功勳，去來了無變異。然雖如是，祝聖開堂一句又作麼生？昨向鬧市頭邊過，到處文明賀聖朝。」(敘謝竟。)復舉：「投子大同禪師因僧問：『如何是一大事因緣？』子曰：『尹司空請山僧開堂。』」師云：「往往謂投子得撲實之道，殊不知海龍王宮裏無凡物。是故是，雙林不恁麼。今日有問：『如何是一大事因緣？』祇向道：『金輪不隱的，遍界絕紅塵。』」喝一喝。結椎，曰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
安兩序，上堂。舉：「天童長翁淨禪師謝新舊兩序上堂：『開無間地獄，現閻羅大王，聚夜叉一部，列牛頭兩行。與其進者，劍樹上猛火進用；與其退者，刀山裏寒冰退藏。且道：理會甚事？叵耐飯飽弄箸，判斷屎急尿床。其或未然，花柳春風入戲場。』」師云：「具逸群三昧，提向上宗風，天童不無；以及檢點將來，未免大驚小怪。不若雙林種田，博飯一味，尋常法席雖以初開，更無如是奇特。承諸禪德不辭聚首寒溫，共展化儀，為人天標幟，作將來龜鑒，法門之幸豈小補哉？」遂擊拂子，云：「韜略兩全多意氣，安南塞北一齊收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劫初的旨，未舉以前先露布；就中宏範，立鍼枯骨作龍吟。歷歷宣揚而有據，明明揭示以無私。若也會得，不獨奉塵奉剎，指經天地，亦可與竺乾旦國分憂增色。雖然如是……」，卓拄杖，云：「數盡落霞對明月，撥開松影露青天。」

上堂。「即心即佛，釘椿搖艣；非心非佛，畫蛇添足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要識真祥麟，祇有一隻角。參！」

上堂。「法無定相，遇緣即宗。所以拄杖拈起也，豎窮三際，含裹十虛；放下也，萬機休罷，退藏於密。三世諸佛、歷代祖師，到這裏不敢正視你輩。黃瓜茄子，那裏得知？」

上堂。舉：「普化禪師居常入市，振鐸曰：『明頭來，明頭打；暗頭來，暗頭打；四方八面來，旋風打；虛空來，連架打。』一日，臨濟令僧捉住，曰：『總不恁麼來時如何？』化拓開，曰：『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。』僧回，舉似臨濟，濟曰：『我從來疑著這漢。』」師云：「普化三昧，臨濟不知；臨濟若知，不致暗箭相待。臨濟三昧，普化不知；普化若知，肯躲跟於大悲院裏？雙林恁麼批判，二老三昧要且不知；雙林若知，何處見有普化？臨濟又曰：『普化箇漢，掣風掣顛，將謂有多少奇特，被人輕輕一拶，馬腳便恁露出。』」

上堂。「德山入門便棒，崖州萬里；臨濟入門便喝，萬里崖州。雙林總不恁麼，你等如何納款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水中擇乳，須是鵝王。」

元旦，上堂。僧問：「爆竹騰聲，震惺已萌春色；新桃布彩，豁開未朕幽玄。漏洩真機即不問，如何是新年頭佛法？」師云：「家家門前火把子。」進云：「鏡清道有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庭前石作舞。」進云：「明教道無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虛空笑點頭。」進云：「雙林即今是有佛法耶？是無佛法耶？」師云：「你試卜度看。」僧擬進語，師打，云：「龍頭蛇尾漢。」乃云：「臘盡春回，片片晴霞凝上界；懸桃爆竹，重重錦縫豁當陽。堤柳舒

眸，窺破東王正令；巖梅發笑，漏洩劫外真機。塵塵三昧以全彰，處處祥光而奪目。然雖如是，且正恁麼時，君臣道合，海晏河清一句又作麼生？」遂揮拂子，云：「金輪盤轉山河固，寶印當空社稷寧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六僧參黃檗，五僧作禮，一僧提起坐具作一圓相。檗曰：『吾聞有一獵犬甚惡(云云)。』」師云：「用烏荳子換人眼睛，黃檗手段有之。然這僧，棒則喫，要且不甘。何謂是伊陣後興師？當斷不斷。雙林若在，待他擬開口時一喝便行，非但截斷黃檗舌頭，亦不致今時人向聲色邊逐塊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漸源仲興禪師因寶蓋約姪來訪，源乃卷篦在方丈內坐，蓋一見乃下卻簾，便歸客位。源令侍者傳語曰：『長老遠涉不易，猶隔津在。』蓋遂擒住侍者，與一掌。者曰：『有堂頭和尚在，莫打某甲。』蓋曰：『為有堂頭老漢，所以打你。』者回舉似源，源曰：『猶隔津在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慣展縱橫不犯之機，一人善行偏正回互之理，主賓抑揚各得其宜，祇是不無檢點。何則？不見道：猶隔津在。」

上堂。「若論此事，向未舉念以前會去，早已落二落三。揚眉瞬目處參詳，白雲萬里。那更堪磨脣捋觜，弄業識癡團？有甚屎臭氣？山僧一向把定繩頭，豈容走作？要且今日是箇解制之期，未免放開一線現前。大眾！還有具超方眼，撩起便行的麼？出來，拄杖子為你證據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昭覺仲慶禪師上堂。良久，曰：『喫鹽添得渴。』便下座。僧便問：『喫鹽添得渴時如何？』仲曰：『吠影狗子無屎喫。』」師云：「全提正令，眼目人天。昭覺故善其機，祇不合鏤冰作玉、指鹿為馬，致令這僧有吠影之惜。雖然，若是箇漢，待他道：『喫鹽添得渴。』便乃掀倒禪床。昭覺縱有八背三頭，管教措手無及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天寧壽禪師上堂：『驢事未了，馬事到來。忙忙大地，誰是放懷？呵呵呵，歸去來，無根樹子清風起，不待春回花自開。』」師云：「導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津津指頰，流芳千古。天寧於斯可謂得之矣，祇是檢點不無所惜。何故？伯牙縱有高山調，不得知音也是閒。」

上堂。「摩尼珠，人不識，如來藏裏親收得。」乃拈拄杖，顧眾，云：「這箇是雙林拄杖子，那箇是摩尼珠？」復卓一下，云：「這箇是摩尼珠，那箇是雙林拄杖子？若向這裏檢點得出，北俱盧洲喫粥喫飯；若檢點不出，長連床上喫粥喫飯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寶峰闡提惟照禪師上堂：『太陽門下，妙唱彌高；明月堂前，知音蓋寡。不免舟橫江渚，棹舉清波，唱慶堯年，和清平

樂。如斯告報，普請承當。擬議之間，白雲萬里。』」師云：「琢烹金石，淘鑄聖凡，故是作家眼目，若論宗乘，向上真箇白雲萬里。何也？持籌畫策臣寮事，至化無為貴轉功。」下座。

天中節，上堂。僧問：「法鼓大震，四眾駢闐。天中佳節即不問，如何是轉功就位？」師云：「芳草渡頭尋不見，月華影裏見還明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轉位就功？」師云：「寶閣凌空金鐸響，怪松崎嶮鶴聲高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位齊施？」師云：「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鍼度與人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位齊隱？」師云：「寶殿無人空侍立，不種梧桐免鳳來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雙收雙放全生殺，為雨為霖遍大千。」師云：「知音不在頻頻舉，達者須知暗裏驚。」僧禮拜。乃云：「書符捻訣，迺太平之奸賊；採藥驅疫，實亂世之英雄。欲除赤口白舌，自有這道真言，寧藉老聃律令？況無閒神野鬼，祇可尋常粥飯，汾陽酒肉奚為？」以拂子劃一劃，云：「若向這裏摩挲兩眼，洞豁幽微，許你天上天下磅礴古今，競龍舟於逆浪，奪錦標於機先，駕嶮衝波，任意瀟灑。」遂顧左右，云：「莫有這般人麼？如或未然，各自歸堂，試檢點看。」

上堂。「人將語試，金將火試。」驀拈拄杖，云：「且道：這箇又將甚麼試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不是苦心人不知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龍牙居遁禪師一日在帳中坐。僧問：『不是無人，不欲全露，請師全露。』牙撥開帳，曰：『還見麼？』曰：『不見。』牙曰：『不將眼來。』」師云：「一等直撻根源，就中龍牙猶較些子。雖然，還委伊道不將眼來的意旨麼？髑髏無喜識，枯木有花開。」

上堂。「更以異方便，助顯第一義。」喝一喝，云：「釋迦老子面皮猶少黃黑在。何謂？近日王令森嚴，那許得錢私佃？」

上堂。舉：「雪峰一日普請，自負一束藤，路逢一僧，峰便拋下。僧擬取。峰便蹋倒。歸舉似長生曰：『我今日蹋這僧快。』生曰：『和尚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。』峰便休去。雪竇曰：『長生大似東家人死，西家人助哀，也好與一蹋。白雲白雪峰，外面贏得五百，家中失卻一貫。』」師云：「雪峰打草，意在驚蛇。長生雖見義勇為，未免一釣便上。雪竇檢點，故是分明吐舌，要且祇得一半。還知白雲端的處麼？青山祇解摩今古，流水何曾洗是非？」

上堂。「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」乃豎拂子，云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。懷州牛喫禾，益州馬腹脹。大盡三十日，小盡二十九。又作麼生？」喝一喝，云：「莫瞌睡好。」

結制，上堂。問：「爐韛弘開，烹凡育聖。設遇無面目漢，如何烹育？」師云：「立地教死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龍袖拂開全體現，象

王行處絕狐蹤。」師云：「切忌詐明頭。」乃舉：「法昌遇禪師上堂：『法昌今日開爐，行腳僧無一箇，惟有十八高人，緘口圍爐打坐。不是規矩嚴難，免見諸人話墮。直饒口似秤鎚，未免燈籠勘破。不知道絕功勳，妄自脩因證果。』喝曰：『但能一念回光，頓脫三乘羈鎖。』」師云：「這老孟八得恁麼啀啀喍喍，你怕佛法爛卻那？惜哉！惜哉！大眾！彼住世時，宗風彌布，祖燄熾然，尚乃狼藉若是，何況今時也？雙林眾雖不多，且喜悉皆樸實，堂規家法，定來有年。今值啟法之元，不惜脣吻，再為道破。散香便行，靜香便坐。板鳴喫飯，梆響出坡。折旋俯仰，亦任施為。只是不許緘口圍爐，見神見鬼，妄為蛇足。何故？山僧這裏祇貴要人參冷冰冰底禪。」

至節，上堂。「群陰剝盡，書雲篆生於魯國；一陽復生，弱線紋添於漢宮。雖然，節令無私，祇要時人薦取。所以，洞山展辣手，掇果棹於此日，移花兼蝶至；石霜施婆心，揭牓文於堂前，買石得雲。饒這一隊漢，雖則君臣道合，緯地經天，若是雙林，各與三十拄杖。何故？」拈拄杖，云：「雙林門下，令不虛行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嶽麓海禪師因僧問：『進前三步時如何？』麓曰：『撞頭磕額。』曰：『退後三步時如何？』麓曰：『墮阬落塹。』曰：『不進不退時如何？』麓曰：『立地死漢。』」師云：「投之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瑤，理故然矣，祇是不合嚴冷太殺。雙林即不然。『進前三步時如何？』『混不得。』『退後三步時如何？』『類不齊。』『不進不退時如何？』『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』」

解制，上堂。「十五日已前，水向石邊流出冷；十五日已後，風從花裏過來香；正當十五日，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箇事超越無量無邊香水海、不可思議境界，佛祖到這裏也須目瞪口呿。然雖如是……」豎拂子，云：「石筍抽條枝葉茂，冰河發燄亙天紅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舉：「大愚守芝禪師問侍者曰：『問訊了一邊立地，是甚麼道理？』曰：『不會。』愚曰：『過這邊立。』侍便過。愚曰：『無端！無端！』」師云：「撥著便轉，侍者不妨伶俐。檢點大愚，真箇無端。何故？不合老老大大教壞人家男女。」

上堂。「青山疊疊，綠水潺潺。和風析不萌之枝，幽鳥獻無生之果。夜明簾外，帶雪烏雞堪報曉；古鑒光中，無毛鷂子已衝霄。當斯之時，言詮不到，意路難知，直饒現目連、鶖子之神通，祇得渺然一望。然則檢點將來，我王庫裏無如是刀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大慈寰中禪師上堂：『山僧不解荅話，祇能識病。』時有僧出，慈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大慈可謂識病，只是藥頭未驗，致令這僧一場業地。」

上堂。「太陽溢目，萬里不挂片雲，從教四序推遷，箇裏殊無盈晦。然雖如是，且古佛與露柱交參，新羅共占波鬥額又作麼生？」乃喝一喝，云：「切忌鑽龜打瓦。」
示眾。「語是謗，默是誑，語默向上有事在，不得動著，動著三十棒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殃崛摩羅尊者持缽至一長者家，其家婦人正值產難(云云)。」師云：「批判古今，不無囫圇，而直捷者罕，以及狗尾續貂又何妨？檢點長者，家醜外揚。殃崛被人驅使，據令而行。各與三十拄杖。瞿曇乃三界至尊，不合隨人起倒，亦好與三十拄杖。幸喜婦人當下分娩，救得一半。還會麼？花明閨閣知春秀，月落無勞報曉雞。」
上堂。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，無門常湛然，卷舒日南午。不輥雪峰毬，不打禾山鼓，相聚喫莖齏，唱箇下山虎。」擲拄杖，云：「黃閣簾垂功照忘，粼粼鐵鋸三台舞。」
上堂。「適纔溈山水牯惡發，觸殺臨濟瞎驢，驚起雲門扇子，[跳-兆+孛]跳上兜率陀天，打破彌勒世尊寶華王座。汝等諸人還信得及麼？」揮拂子，云：「相逢欲說渾家事，又被風吹別調中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寶峰示聰藏主法語五則。其第五曰：『有情故情滲漏，有見故見滲漏，有語故語滲漏。設得見無、情無、語無，拽住便問他：「你是何人？」』」師云：「善言言者，言所不能言，其為言也；善跡跡者，跡所不能跡，其為跡也。寶峰恁麼，可謂言跡殆盡。要且不盡其為言跡，也祇不合拽住已彰言跡，又烏得其為不滲漏乎？」
上堂。「大用現前，不存規則，指東作西，呼南為北。洞山麻三斤，雲門乾屎橛，露柱與燈籠，驀地笑不徹。大眾！且道：笑箇甚麼？」遂拈拄杖，云：「若是陶淵明，攢眉便歸去。」
上堂。「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欲令一切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，大小世尊祇解瞻前，不解顧後。若論大事因緣，人人本有，豈獨佛乎？崑石禪德於壬寅秋敦請山僧於斯遯跡，豈非大事因緣？今復領此一方緇素入山飯僧，復迎山野陞於斯座，豈非大事因緣？眾禪德不遠千里來扣雙林，剋究精研於己躬下事，豈非大事因緣？乃至諸沙彌即今登壇受具，入比丘數，豈非大事因緣？作麼生是開示悟入佛之知見？」良久，豎拂子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急須今生疾打徹，莫教沉劫受災殃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玉泉承皓禪師示眾：『晷運推移，布褌赫赤，莫怪不洗，無來換替。』薦福璨曰：『薦福當時若見，即向道：「少賣弄。」』」師云：「責人之心責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斯可不負其為

衲僧。薦福恁麼道，大似以己防人，謂不負可乎？雖然賣弄玉泉故是，檢點，怪伊不得。何也？未到赤骨律，不免話貧窮。」
上堂。「穆穆雍雍妙協通，萬年松下撞金鐘。超然一色無遺隱，不坐同風落大功。然雖如是，且朕兆不立，心法雙忘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泥牛吼破澄潭月，木馬嘶乾四海雲。」
上堂。「大道只在目前，要且目前難睹。欲識大道真體，不離聲色言語。」以拄杖擊香几，云：「這豈不是聲？」復呈起，云：「這豈不是色？大眾！祇如聲色未立時，大道真體落在甚麼處？若能見得徹處，便見松青竹翠、鳥語鶯啼，歷歷分明，渾無間隔。其或未然……」，擲拂子，云：「打鼓普請看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德山宣鑒禪師因臨濟侍立次，山曰：『今日困。』濟曰：『這老漢寮語作麼？』山便打，濟便掀倒禪床，山休去。」師云：「二尊宿抑揚，故是胸藏韜略，氣吞佛祖。檢點將來，要且各失一隻眼。」
立冬，上堂。「朔風送韻，黑帝起舞。古榦悉昂頭，霜花開池浦。物物體全彰，誰識箇中主？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若是當年李將軍，定解藍田射石虎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曹山慧霞禪師，因僧侍立，山曰：『道者可殺熱。』曰：『是。』山曰：『祇如熱向甚麼處迴避？』曰：『向鑊湯爐炭裏迴避。』山曰：『鑊湯爐炭裏作麼生迴避？』曰：『眾苦不能到。』」師云：「曹山擲釣，意在鯨鼇。這僧祇管貪餌，不顧身危。雖時候比各有方，柰迴避之處未是。何故？那邊不住空王殿，怎肯耘苗向日輪？」
上堂。「佛法要妙，非智所測。祖道幽玄，豈同情解？」遂豎拂子，云：「喚作拂子則觸，不喚作拂子則背。這裏薦得，一任南天台、北五臺，盞子撲落地，碟子成七塊；其或未然，有寒暑兮促君壽，有鬼神兮妒君福。」
上堂。「驅耕夫牛，奪饑人食，未為作略。踢翻大海，摑倒須彌，亦是小家。若到雙林門下，正好朝打三千，暮打八百。且道；利害在甚麼處？」遂卓拄杖，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「少室單傳，衲僧巴鼻，漢語胡言，光風霽日，到雙林門下猶未是直捷向上在。大眾！且作麼是直捷向上一句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填溝塞壑無人會，雨過夜塘秋水深。」下座。
上堂。「舉一不得舉二，鐵壁銀山皆粉碎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，赤手空拳祇這是。陜府鐵牛喫大棒，嘉州大象淚如雨。淚如雨，為君舉，歷歷分明須薦取。」喝一喝。復舉女子出定因緣，師云：「本是一片皇風，無乃分疆列界，以致今日又怎得不為剖析？文殊出不得，掬水月在手；棄諸出得，弄花香滿衣；女子，雲在嶺頭閒不

徹；瞿曇，水流澗下忒忙生。祇如雙林恁麼批判，還有互相證據者麼？」遂擊拂子，云：「打麵還他洲土麥，唱歌須是帝鄉人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巖頭全豗禪師值沙汰，於鄂洲渚邊撐渡，兩岸各掛一板。有過渡者擊板一下，巖曰：『阿誰？』或曰：『要過那邊去。』巖乃舞棹迎之。一日，有婆抱兒，乃問：『呈橈舞棹即不問，且道：婆手中兒甚處得來？』巖便打。婆曰：『婆生七子，六箇不遇知音，只這一箇也不消得。』便拋向水中。」師云：「大小巖頭被箇婆子輕輕摟搜一上。」又云：「古今尊宿盡謂嚴頭只這箇也不消得處，何不更與一棒？是則是，祇不可循途守轍。豈巖頭弗具斯眼？也須知別有箇道理在。若是雙林，見他道：『只這箇也不消得。』但呵呵大笑。婆子果有通方眼目，必當別作箇解會，以及子母一如，管教不恁狼藉。」
因事久未陞座，眾職事請小參。「無端逼上華王座，教我如何為指南？不是雙林無法說，古風蕭索痛難言。大眾！且道：因甚致得？」遂擲拄杖，云：「亦任大家看。」
晚參。舉：「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，至一塚間見五髑髏，乃敲一髑髏，問耆婆：『此生何處？』曰：『此生人道。』又敲一髑髏，問：『此生何處？』曰：『此生天道。』又別敲一髑髏，問：『此生何處？』耆婆罔知生處。」師云：「世尊、耆婆，一挨、一拶，一呼、一諾，可謂至善。何及末後一敲而措無所知？大似邯鄲學唐步。雖然，到這裏，莫道耆婆，直饒瞿曇也須退身三舍。且道：利害在甚麼處？」以手加額，云：「貓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報恩行秀禪師示眾。『去則留住，住則遣去。不住不去，渠無國土，何處逢渠？在在處處。且道：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？』」師舉畢，良久，乃云：「夜來枕得桐華月，無限清光只自怡。」下座。
晚參。「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。上下既無，且道：彌勒在甚麼處？」顧左右，擲拄杖，云：「道得的，拏取去。」
上堂。「不披毛，不戴角，異類回途事若何？青州恁麼抑揚，可謂頭角岌岌。蹤跡諸方久獲，只是未見回途之妙。雙林不顧危亡，今日為伊端的。」遂起身，云：「叱！叱！」便下座。
晚參。舉：「欽山與道士論義。士立義曰：『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。』欽曰：『道士是佛家奴。』士曰：『太粗生。』欽曰：『第一義何在？』士無語。」師云：「欽山恁麼論，也則是亂世英雄。若約衲僧門下，喫棒亦未相許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寧可有智人前取首，不可無智人前得勝。」
受丹霞請，退院，上堂。舉：「水菴禪師辭淨慈曰：『六年灑掃皇都寺，瓦礫翻成釋梵宮。今日功成歸去也，杖頭八面起清風。』」

師云：「水菴和尚恁麼道，非但孤風凜然，亦且頭正尾正，誠為千古龜鑒。雖然，雙林亦有一偈，不是攖鋒敵勝，為要應箇時節。」乃云：「選佛場開已七春，匡衡曾未憚艱辛。雖今別把風帆掛，無媿蒼天無媿人。」下座。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一(終)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二

嗣法門人真慧等編次

住鄧州丹霞山僊霞禪寺語錄

康熙戊申八月朔一日入院，闔郡檀信、各剎耆宿恭請本寺開堂。法座。以拄杖指云：「此曲盖木，天然大師一千年前向這裏親行斯令，開鑿人天。且道：新丹霞今日到此如何展演？」遂畫一畫，云：「截斷千差繼祖風，一超直入如來頂。」遂陞座。

拈香祝聖畢，次拈香云：「此一瓣香，揮今抹古，匝地普天，爇向爐中，供養本山第一代天然大師。」復懷中取香拈出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可憑可據，亙古亙今，嗅之則鼻辣心翻，逆之則皮穿骨挫，爇向爐中，第二回供養岐山仁瑞堂上本師上嬾下放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遂斂衣就座。維那白椎竟，師喝一喝，云：「直饒向未舉椎以前薦得，劍去久矣。其或尚留觀聽，出眾相見。」(問荅畢。)乃云：「當陽揭示，電掣雷轟。眼目定動，別峰相見。」遂豎拂子，云：「喚作拂子則觸，不喚作拂子則背，這裏搆得，略成管見，所以微笑拈花，三拜得髓，開往繼來，欺胡瞞漢。菩提無樹，亙古遍界芬芳；洞水逆流，至今滔天白浪。猶是建立一切、掃蕩一切，把住一切、放行一切，倒跨玄沙之虎、生擒雪嶺之蛇。如斯奇特，孰不丈夫？諸禪德！那箇臺無月？誰家灶弗煙？自貴荷擔，誠難委綰。山僧遠承諸祖慈蔭，重開選佛道場，循規蹈矩，借路還家。且道：正令當行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不用插莖煩帝釋，大家扶起舊家風。」(敘謝竟。)復舉：「法燈泰欽禪師開堂：『山僧本欲居山藏拙，養病過時，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，出來與他了卻。』時有僧出問：『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？』燈便打，曰：『祖禰不了，殃及兒孫。』曰：『過在甚麼處？』燈曰：『過在我，殃及你。』」師云：「玉壺春色，碧洞悠珍，也則法燈揭示殆盡。然則尺短寸長，又詎免敲磕。丹霞則不然，老人現座道場，鳳毛麟趾，躋躋蹌蹌，而公案無有不了者。既爾人天眾前，何須今日這場特地？不見道：放過即不可。」喝一喝。結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
掃開山天然大師塔。「坐斷千差，十方洞豁；密移一步，文彩縱橫。是以選官選佛，芳聲恢弘於震旦；鏟草掩耳，風流賣弄於人前。禦寒則木佛移燒，過訪而神機莫測，如斯辣狀，真箇作家。不肖 遠孫某今來繼席，聊呈薄供，特具瓣香，恭對塔前揭示祖師蘊

底，始現前大眾瞻仰獲益。」遂上香，顧眾，云：「還見祖師麼？玲瓏八面渾無隔，永作閻浮照夜光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正令全提，十方坐斷；宗乘舉唱，三際該通。直捷一句，請師垂範。」師便喝。進云：「若不上來申此問，誰能得識少林機？」師又喝。僧禮拜，乃云：「寶鏡高懸，頓豁金剛正眼；玄機舉唱，恢彰不二宗猷。頭頭揭示，玉轉珠回；法法弘通，輝天鑒地。理事既以洞明，正偏了無回互。然雖如是，且朕兆未分一句又如何道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石女呼回霜夜夢，木人坐斷六門機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法幢肇啟，祖窟重隆，四眾臨筵，請師直指。」師云：「獅子堂前輥繡毬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賓？」師云：「目前無山僧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？」師云：「此間無闍黎。」進云：「寶主今已蒙師指，即今一句乞重宣。」師打，云：「既無山僧，寧容闍黎？」乃云：「有句無句，箇裏無回互；如藤倚樹，真機有卷舒。樹倒藤枯，多少人向這裏目瞪口呿？且道：淆訛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要知香餌味，須是碧潭龍。」
上堂。「祖師心印，教外別傳。理性本自週圓，機用何常隱諱？只因情存向背，泣路多岐，失衣內明珠，受伶俜辛苦。幸逢場開選佛法究淵源，既到寶山，慎勿空手。」喝一喝。
上堂。僧問：「禾山打鼓，頓碎千差羈網；象骨輥毬，立灰萬有疑團。吾師獨步丹霄，今日將何指示？」師云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。」進云：「最初句已見越格超宗，末後句要且大眾願聞。」師云：「君子之道費而隱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一點水墨，兩處成龍去也。」師云：「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」僧擬議，師便打，乃云：「禾山打鼓，聲和響順；象骨輥毬，越格超宗。碎羈網以千差，而魚躍鳶飛；灰疑團於萬有，而脫骨換胎。誠能如是，則世、出世間所有皆吾家故物可以道，有句也得道、無句也得道，最初句也得道、末後句也得，豈謂水墨一點而成龍兩處？如其未委，不唯不識鉤頭之意，亦且瞥屑翻空，則君子之道費而隱又怎能瞥地？」
晚參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仰之彌高？」師云：「烏龜下水深藏六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鑽之彌堅？」師云：「斃鼠貓兒口向天。」僧禮拜，師云：「瞻之在前鄄？」僧起，云：「忽焉在後時如何？」師便棒。乃舉：「青州希辨禪師垂問：『祖師道：「見處不從眼見，聞處不從耳聞。」靈雲、香嚴正眼在甚麼處？』」師云：「祖師祇具一隻眼。丹霞道：『見處必是眼見，聞處必是耳聞。靈雲、香嚴亦不出此見聞，只不是正眼。』且道：如何是正眼？識取青州和尚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本源未委，必無水乳之分；正眼若明，始有玉石之辨。舉揚宗旨，須是作家。汾陽十質同真，一一請師指示。」師

云：「海月初昇天地耀，玄珠出蚌萬家明。」進云：「聲色不到，語路不詮。如何是一同一質？」師云：「西望瑤池降王母，東來紫氣滿函關。」進云：「疑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。如何是二同大事？」師云：「抖擻多年穿破衲，襤衫一半逐雲飛。」進云：「獅子遊行，不假伴侶。如何是三總同參？」師云：「霜林影動獰龍起，玉塵風生角虎飛。」進云：「金錘影動，寶劍光寒。如何是四同真質？」師云：「明明見色非干色，歷歷聞聲不是聲。」進云：「截斷眾流，不通凡聖。如何是五同遍普？」師云：「階前瓦礫翻筋斗，碧沼泥鰍上剎竿。」進云：「匝地波濤，晴空霹靂。如何是六同具足？」師云：「苕帚糞箕咸瞬目，石頭土塊盡揚眉。」進云：「人人本具，箇箇不無。如何是七同得失？」師云：「霸王已向烏江去，豎起金雞賀太平。」進云：「不展戈矛，大開武庫。如何是八同生殺？」師云：「大地萌芽猶未出，滿林枯葉已遭風。」進云：「清風颯颯，綠水潺潺。如何是九同音吼？」師云：「石女拋梭聲戛戛，木人打鼓韻鼕鼕。」進云：「把斷要津，佛祖罔極。如何是十同得入？」師云：「一句曲含千古韻，萬重雲靄月輪孤。」進云：「木童拊掌，石女揚眉，與甚麼人同得入？」師云：「鶯囀上林花滿地，客遊三月草侵天。」進云：「松簧歷歷，蛙鼓鼕鼕，與誰同音吼？」師云：「殿角風鈴聲落落，山頭瀑布響潺潺。」進云：「干戈擬息，良弓先藏，作麼生同生殺？」師云：「印鑄印銷漢高將，統屬無由祇自傷。」進云：「波隨月照，影逐日移，何物同得失？」師云：「路逢死蛇莫打殺，無底籃子盛將歸。」進云：「朝聞鼓響，暮聽鐘聲，那箇同具足？」師云：「虎嘯風生滄浪活，龍吟霧起碧波騰。」進云：「翹天日落，把土成金，何物同遍普？」師云：「散關正望三泉路，電影還逢後夜雷。」進云：「赤水求珠，孫臏打瓦，何人同真質？」師云：「看取棚頭弄傀儡，抽牽全藉裏頭人。」進云：「泥豬[跳-兆+孛]跳，癩狗橫身，孰與總同參？」師云：「功德天兮黑暗女，擎拳合掌共歸依。」進云：「橫身物外，獨步今時，那箇同大事？」師云：「豐干行怪常騎虎，拾得無知只牧牛。」進云：「初三、十一、中九、下七，何物同一質？」師云：「昕夕蜉蝣營演若，春秋蟪蛄夢莊周。」進云：「祇如汾陽末後一喝，還復神通妙用？還是法爾如然？」師云：「爛葛藤頭啼鴆鳥，赤斑蛇口吐醍醐。」進云：「作家宗師，天然猶在。」師云：「莫把是非來辨我，浮生穿鑿不相關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暗裏抽橫骨，明中坐舌頭，汾陽端的旨，急薦莫綢繆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中秋，晚參。舉：「盤山示眾：『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，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是何

言歟？洞山曰：『光境未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是何言歟？」遂顧眾，云：「大眾！丹霞恁麼舉揚，應時及節則不無，且道：為人在甚麼處？」復喝一喝，云：「是何言歟？」
晚參。舉：「報恩林泉從倫禪師，因僧問：『法眼道：「我二十年只作境話會。」既不作境話會，合作麼生會？』泉曰：『猿抱子歸青嶂裏，鳥銜花落碧巖前。』」師云：「大眾！這般荅話，還是作境話會耶？是不作境話會耶？若作境話會，法眼不合恁麼道；不作境話會，報恩不合恁麼荅。且道：淆訛在甚麼處？具眼者試辨看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寶鑒弘開凡聖集，不昧宗乘請舉揚。」師云：「水底金烏天上日，眼中瞳子面前人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類墮？」師云：「金背黃牛眠綠草，銀蹄黑犬吠青天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隨墮？」師云：「彌勒每逢花巷裏，酒仙常臥妓樓前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尊貴墮？」師云：「草店深宮無影跡，出入慵聽靜鞭聲。」乃云：「天無私蓋，地無私載，抗古摩今，卷舒自在。牆壁瓦礫放光明，萬象森羅增瑞彩。田地穩密的，似虎靠山；機絲不掛的，獨超物外。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不與萬法為侶，即是無諍三昧。」下座。
晚參。舉：「玄沙師備禪師示眾：『世尊道：「吾有正法眼藏付囑摩訶迦葉。」猶如話月。曹溪豎拂子，還如指月。』時鼓山出曰：『月墮？』沙曰：『這箇阿師就我覓月。』山不肯，卻歸眾，曰：『道我就他覓月。』」師云：「玄沙、鼓山恁麼道，一人具隻眼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乾峰和尚因雲門問：『請師荅話。』峰曰：『到老僧也未？』曰：『恁麼則文偃在遲也。』峰曰：『恁麼那！恁麼那！』曰：『將謂候白，更有候黑。』」師云：「當機覿面提，覿面當機捷。二老也則明辨端倪，卷舒互換，誠不媿其為賓主之道。何謂？始終功不異，志士盡心歡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香嚴上樹因緣。雪竇曰：『樹上道即易，樹下道即難，老僧上樹去也，致將一問來。』鼓山曰：『香嚴大似蕭何制律。』」師云：「香嚴上樹，犀因斲月紋生角；虎頭出問，象被雷驚花入牙。雪竇雖則依科判教，且喜涇渭有分。只是鼓山檢點未免。何謂？誣人之罪，以罪加之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舉：「溈山祐禪師因僧問：『如何是百丈真？』溈下禪床叉手立。問：『如何是和尚真？』溈卻上禪床坐。」師云：「通身無隱相，歷歷塵中混跡；遍界絕遮藏，明明舌拄上齶。會得，如揭麗日於中天；不會，如潑黑墨於夜半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證道歌：『江月照，松風吹，永夜清霄何所為？佛性戒珠心地印，霧露雲霞體上衣。』大慧曰：『這箇阿師好與三十棒。且道：過在甚麼處？不合偷常住物入衣缽下。』」師云：「永嘉罪不重科。檢點將來，大慧合喫三十棒。何故？不見道：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平常無生句？」師云：「石長無根草，山藏不動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玄妙無私句？」師云：「黃閣苔封古，沉潭夜月明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體明無盡句？」師云：「古洞雲常砌，金刀翦不開。」乃云：「夜明簾外，視聽難通；古鑒光中，纖塵不立。借功施設，轉位傍提，不觸尊諱，是名知有。」良久，云：「金鳳不栖無影樹，峰巒纔動海雲遮。」擲拂子，下座。

為薙髮師復公訃音至，設位，小參。「古曲無聲，獅絃別調，靈光卓越，萬象潛輝。穿開碧落，灼然不涉程途；撲碎菱花，箇裏渾忘朕跡。所以，不肖徒於三千里外見此淆訛，忍俊不禁，當陽剖露。」遂上香，顧眾，云：「還見我老師的的面目麼？功忘位轉琴堂冷，月隱香銷古殿寒。」

佛涅槃，上堂。「鐘樓上念讚，床腳下種菜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，供養如來。」喝一喝。

解制，上堂。僧問：「動絃別曲則不問，五位功勳乞舉揚。如何是向？」師云：「長安風月千門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奉？」師云：「葵心傾去錦雲襄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？」師云：「玉鞭金馬閒終日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共功？」師云：「兜率無根下戴鼇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功功？」師云：「無毛鐵鷂鑽天飛。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錯認胡笳作楚琴。」乃云：「有佛處不得住，優缽花開無影樹；無佛處急走過，陽春白雪誰能和？卻憶溈山水牯牛，當陽推倒劉鐵磨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這段風流說向君，切忌逢人成話墮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子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，曰：『子湖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、中取人心、下取人足，擬議即喪身失命。』臨濟會下有二僧來參，方揭簾，湖便喝曰：『看狗！』僧回首，湖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子湖機故迅捷，也則拙因巧成。這僧回顧，行腳眼何在？當時伊道：『看狗！』一喝便行。非但截斷子湖伎倆，抑且自有出身之路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，山把拄杖向面前一攦，矩無對。山曰：『石牛攔古路，一馬勿雙鉤。』」師云：「矩公無對，其語如雷。羅山雖善驗人端的，怎柰浪激千尋面，龍王不顧？還知石牛欄古路，一馬勿雙鉤麼？識取鉤頭意，莫認定盤星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歷盡覺場，始得家邦穩貼；不經明匠，未免手眼生疏。今幸猊座高登，大眾佇聞法要。」師云：「金雞初唱佳林曉，隱隱行人過雪山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惜功明位？」師云：「青宮未出前星耀，萬國咸知少海風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借位明功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全皇化，始信將軍帶甲歸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不借借？」師云：「夜半寒潭清若鏡，一聲高樹野猿啼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全超不借借？」師云：「石虎叫時山谷響，木人吼處鐵牛驚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機絲不掛，文彩輝騰於八表；隨流得旨，妙用響應於萬方。頭頭以空合空，歷歷蓋聲蓋色，不是神通遊戲，亦非法爾如然。雖然如是……」，拈拄杖，云：「靈苗瑞草和根拔，滿地從教荊棘生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浴佛，上堂。「未離兜率降皇城，纔出通身是禍根，引得兒孫鼓粥氣，一年一度惡湯淋。」乃豎拂子，云：「釋迦老子來也，降生於山僧拂子頭上，指天指地，目顧周行，說黃道白，欺胡瞞漢。是以跛腳阿師忍俊不禁，道：『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』善哉！這棒打得透頂透底，縱始瞿曇八面威風，只得飲氣吞聲。」遂揮拂子，顧眾，云：「還有知恩報恩的麼？莫怪渠儂多意氣，他家曾蹋上頭關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萬松因僧問：『向道莫去，歸來背父。如何得不背父去？』松曰：『切忌回頭。』」師云：「轉身就父，退位朝君，猶是奴兒婢子邊事。然則壺天日月，空劫離微，萬松提撕，故是殆盡，只不無其責。何謂？不見道：但形文彩，即屬染污。」

上堂。「神鋒卓越，寶鑒光寒，予奪開遮，正偏回互。劫外真風活脫，就中厥旨無私。明明百草頭，明明祖師意，果能智照洞豁，自合機前契悟。」遂拈拄杖，顧眾，云：「還委悉麼？髑髏無喜識，枯木有龍吟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除夕，小參。「迅速光陰，彈指已週一載；未明大事，應須剋究勿怠。若乃情窮理極，更要進步竿頭打翻漆桶，始其慶快，亦不致今日惶惑。昔僧問石門：『年窮歲盡時如何？』門曰：『東村王老夜燒錢。』若據荅處，詞豐理備、句活機圓，神通妙用則不無，難免這僧逐境飄流。今日有問丹霞：『年窮歲盡時如何？』只對道：『依舊從頭起。』然雖如是……」，擊拂子，云：「惱亂春風卒未休，來年更有新條在。」下座。

舉介衡慧維那立僧，上堂。「張羅布網，意在丹山鸑鷟；擲釣垂綸，祇求海底鯤鯨。幾年空立江山，今日異苗始獲，既爾果熟香飄，不敢拗直作曲，特對人天眾前兩手分付。」遂顧左右，云：「且道：分付後又作麼生？逆流一滴乾坤潤，鈯斧鋒藏遍界聞。」擊拂子，下座。

至節，小參。「靈機覿露，妙道虛玄，造化無私，榮枯各異。所謂『有物先天地』，秤錘捏出汁。『無形本寂寥』，石人仰面眺。『能為萬象主』，拂子不離手。『不逐四時凋』，三冬枯木秀，九夏雪花飄。若向這裏洞明，正好搖鈴振鐸、嘯月吟風，管甚君子道長、小人道消？其或未然，須知雲外孤峰頂，別有靈枝帶露寒。」示眾。舉：「誌公垂語曰：『終身拈香擇火，不知身是道場。』玄沙曰：『終日拈香擇火，不知真箇道場。』」師云：「一人頭上是天，一人腳下是地，雖則天地同根，要且覆載不一。丹霞道：終日拈香擇火。珍重拈香擇火。」

上堂。「當爐不避火迸，當言不避截舌。南山虎咬大蟲，虛空頭迸鮮血。黃河水出崑崙，碓臼花開五葉。」卓拄杖，云：「要識真金火裏看，棒頭有眼明如日。」

上堂。師驀召大眾，眾舉首，師云：「是甚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不可雪上更加霜。」便下座。

除夕，上堂。「一句無私，十方匪隔，隨流演妙，作戲逢場。點胸點筋，故是嘉聲克肖；稱揚稱擲，未可龜鑒來茲。只貴一毛頭識得根源，自然風行草偃，那管杓大碗粗？雖然，當恁麼時，應時納祐一句又作麼生？」良久，云：「髮從今夜白，新向五更來。」下座。

晚參。舉：「普化禪師見馬步使出喝道，化亦喝道，作相撲勢，馬步使令人打五棒。化曰：『似即似，是即未是。』」師云：「普化相撲，似乎卞和獻玉；步使五棒，且喜賞罰分明。祇如道：『似即似，是即未是。』又作麼生？若是孔門真弟子，自然知道化三千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大施門開，海闊聖凡同聚會；法輪大轉，人天緇白盡皈依。則且置，如何是君？」師云：「萬機無隱諱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臣？」師云：「眉底帶重輪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君視臣？」師云：「天共白雲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臣向君？」師云：「水和明月流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君臣道合？」師云：「金殿臥清風。」進云：「自從分派曹溪後，洞水逆流遍大千。」師云：「知是般事便休。」乃舉：「萬松因僧問：『諸佛不出世，為甚麼卻向皇宮生？』松曰：『青山常舉足。』」師云：「渾金璞玉，窮理盡微，苟非那邊徹證，斯鋒誠難而攖。還委青山常舉足的意旨麼？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」

示眾。舉：「藥山惟儼禪師久未陞座，院主白曰：『大眾久思法誨，請和尚說法。』山令打鐘。眾集，山陞座，良久便下座，歸方丈。院主隨後曰：『和尚適來許為大眾說法，何得不垂一言？』山曰：『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怎怪得老僧？』」師云：「單旂突

兀，院主不無其略，惜乎予奪未善，致令羊亡岐路。藥山故是權衡在握，擎縱任施，祇不合繁辭太殺。若是丹霞，待他問：『何得不垂一言？』只對道：『將謂別有那？』他擬動脣吻，攔腮便摑。雖然當時下得這副手腳，不惟令伊直下知歸，向後必當別有生涯。」上堂。「自地登高易，從空放下難。若能玄會得，北斗面南看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說戒，上堂。「承言須會宗，勿自立規矩。」遂揮拂子，云：「盧舍那吐廣長舌，普利群機無間歇。四棄八棄徹底宣，五篇七聚從頭決。無文心印永流傳，聖道鎡基大建立。斷妄證真為敷揚，摩訶般若波羅蜜。山僧見他恁麼道，亦是缽盂安柄。」遂震威一喝。「尊者見此一喝，祇得無言可對、無理可申，便向虛空中打箇筋斗，走向諸人鼻孔裏去也。還見麼？若也見得，一任天堂、地獄，虎穴、魔宮，劍樹、刀山，頭頭樂事；其或未然，莫道此間山勢嶮，前途更有最高峰。」下座。

受雙林復請，退院，上堂。「古德道：『去去實不去，途中好善為；來來實不來，路上莫虧危。』大小古德元來小膽子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，要去便去、要來便來，善為虧危，總不見有。雖然，事無一向，每憶老人法席省覲未遑者，皆因祖庭心事未妥，恐失諸方緇素所望，是以統眾入山，撫慰時機，江頭挂帆。諒以春間無恙，不意崑石禪德璽足千里，持諸護法簡入山，請山僧復住雙林，引起葛藤如許，一時把攔不住，可憐生依舊刺腦又入膠盆去也。」遂以拄杖架肩，云：「頭頂笠，腰肩包，清風明月杖頭拋。」下座。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二(終)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三

嗣法門人真慧等編次

再住信陽法幢山雙林禪寺語錄

康熙庚戌二月十五日入院，諸檀護及本山大眾恭請上堂。拈香祝聖畢，乃云：「白雲出岫，朱頂翔空，去來本無間然，動靜寧分彼此？符命既苦相追，業緣應難掣肘。既然事到如斯，只得颺下笠子，脫卻草鞋，重扇爐鞴，再理鉗錘，為汝斯人徹骨徹體。是故是……」，以拄杖畫一畫，云：「舊店新開則不無，且道：主顧在甚麼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可來白雲裏，教汝紫芝歌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十二時中作何行業即免生死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與你注解。」僧擬進語，師打，云：「無將鶴唳當作鶯啼。」乃舉：「興化因僧問：『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』化曰：『打中間底。』僧便禮拜。化曰：『我昨日赴箇村齋，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，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。』」師云：「流水高山，伯牙故善其操，然風雅離微，非子期又孰能發其聲價？雙林固無過人之眼，且有利人之心。今日有問：『四方八面來時如何？』只對道：『山僧打退鼓。』他擬眼目定動，劈脊便棒。何則？黃金自有黃金價，終不和沙賣與人。」

請追嚴，小參。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，恁麼論量，美則美矣，未是極則。若論箇事，天不能蓋，地不能載，日月莫並其輝，千聖難同其轍，十方剎海無所不週，蜎動蜎飛無所不具，能為萬象之主、能作諸佛之師，梯航津濟，行布圓融，豈獨上下之察哉？雖然，祇如古德道：『實際理地不受一塵，今世門頭不捨一法。』不受一塵即且置，敢問現前大眾：不捨底是那一法？這裏菽麥得出，非但知此位尊靈安身立命處，便知諸佛諸祖、乃聖乃賢安身立命處，乃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無不了了。還委悉麼？彌陀非外得，遍界是西方。」擊拂子，下座。

晚參。舉：「盤山寶積禪師上堂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』慈明曰：『向上一路，千聖不然。』」師云：「二老提唱，如小兒啖李，只向赤邊噉。雙林道：向上一路，停囚長智。」

上堂。「三登九上，祇原這裏未穩；八十行腳，直以心未悄然。欲得超凡入聖，急須緊把繩頭，莫顧危亡得失，一念萬年，箇事自然成辦。雙林雖恁麼道，也是抱橋柱澡浴，作死馬醫。是汝諸人如何委悉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啼得血流無用處，不如緘口過殘春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僊天禪師因僧參，擬禮拜，僊曰：『野狐兒！見甚麼了便禮拜？』曰：『老禿奴！見甚麼了便恁麼問？』僊曰：『苦哉！苦哉！僊天今日忘前失後。』曰：『要且得時，終不補失。』僊曰：『爭不如此？』曰：『誰甘？』僊呵呵大笑曰：『遠之遠矣！』僧四顧便出。」師云：「僊天恁麼施設，雖無生擒活捉之機，且喜收放自在。這僧縱解掣電光中轉身，未免傷鋒犯手。雙林今日黨理不黨親，檢點僊天老人合喫拄杖。何故？不見道：多處添些子。」

上堂。「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」乃豎拄杖，召眾，云：「大眾！且道：這箇是法耶？是境耶？若檢點得出，共你七十三、八十四；其或未然，別峰相見。」卓拄杖，下座。

上堂。舉：「雪峰問僧：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近離浙中。』峰曰：『船來？陸來？』曰：『二途俱不涉(云云)。』」師云：「此案古今提唱，故多覓箇不錯會者，不啻水中擇乳。然這僧將謂雪峰屈辱，殊不知卻被同行換卻鼻孔。此事且置，還委這僧中夜焚香禮拜的意旨麼？看來盡是人面虎，能有幾箇聖賢心？」

上堂。舉：「韶山寰普禪師，白頭因參，山問：『莫是多口白頭因麼？』因曰：『不敢。』山曰：『有多少口？』因曰：『通身是。』山曰：『尋常向甚麼處屙？』因曰：『向韶山口裏屙。』山曰：『有韶山口即得，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？』因無語，山便打。」師云：「截得別人腳跟，失卻自己鼻孔。」又云：「因白頭氣宇如王，為甚麼拶著便冰消瓦解？雖然，韶山耀武揚威，故是當仁不讓，檢點將來，也只贏得一屙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雲居佛印了元禪師入室次，蘇子瞻適至，印曰：『此間無坐榻，學士來此作麼？』瞻曰：『暫借和尚四大為坐。』印曰：『山僧有一問，學士道得即請坐，道不得當輸玉帶。』瞻欣然曰：『便請。』印曰：『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學士向甚麼處坐？』瞻無對，遂解下玉帶。」師云：「捨己從人，雲居也則是婆心太殺，祇不合按圖索驥，非但蘇公落節風前，兼且自己打失鼻孔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保寧勇禪師上堂：『若說佛法供養大眾，未免眉鬚墮落；若說世法供養大眾，入地獄如箭射。去此二途，且道：保寧今日當說甚麼？三寸舌頭無處用，一雙空手不成拳。』」師云：「玉本無瑕，雕文喪德。雙林即不然，說佛法也得、說世法也得。不見道：『世諦語言、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』雖然，去此二途又作麼生？翻憶長髭見石頭，解道紅爐一點雪。」下座。

上堂。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。大乘小乘，錢索井索。無影林中鳥不驚，空裏磨盤生八角。若人於此識根源，勝似然燈親囑託。」復

舉：「百丈入就禪師，因僧問：『如何是佛？』丈曰：『葉落秋林。』曰：『學人不會。』丈曰：『遍地殘紅。』」師云：「百丈祖翁太殺直捷，怎柰這僧當面錯過。當時若雙林在會，但云：『春去夏來常相似，高山流水自如今。』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示眾。舉：「《金剛經》曰：『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』法眼別曰：『若見諸相非相，即不見如來。』天童覺曰：『世尊說如來禪，法眼說祖師禪，會得甚奇特，不會也相許。』」師云：「買帽相頭，世尊言中有響；因齋慶讚，法眼句底無私。如來禪、祖師禪，天童可謂善別。若論向上一著，並皆喫棒。何謂？不見道：好手手中呈好手。」

說戒，上堂。「無情劍插眉端裏，奪命符懸肘後頭，發大機時顯大用，虎頭虎尾一齊收。雖然如是，且不動鋒鋩，坐致太平一句又作麼生？域中日月縱橫挂，一亙晴空萬古輝。」復舉高峰海底泥牛語，師云：「妙老祇解步步登高，不解從空放下。雙林即不然，饑喫飯、渴飲泉、寒向火、倦打眠，內有一句有權、有實，有照、有用，檢點得出，不惟三聚週隆，亦與高氏沙彌把手共行，黃面瞿曇同一鼻；其或未然，少間登壇，志心諦聽。」

晚參。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。大小瞿曇抓頭不知癢處。」

至節，晚參。「灰飛律管陽初復，天子南郊大有年。雲物交章饒瑞氣，聲光浩浩慶堯天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金峰從志禪師，因僧問訊次，乃把住曰：『輒不得向人道，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。』僧作聽勢，峰與一掌。僧曰：『為甚麼打某甲？』峰曰：『我要話行。』」師云：「得之於心，伊蘭作栴檀之香；失之於旨，甘露成蒺藜之園。切磋琢磨，這僧也則其善，何其鉤索別牽，便乃龍頭蛇尾，惜乎好則因緣，以致翻成特地。雖然，金峰檢點，不得無過，這一掌須是自喫始得。何故？既稱飽飫叢林，不合有年無德。」

晚參。「天童雲外岫禪師，一日問眾曰：『天童今日大死去也，汝輩作麼生救？』無印證出，曰：『請和尚喫飯。』岫曰：『天童今日大死去也，汝不要相救。』證曰：『寱語作麼？』岫曰：『天童今日大死去也，阿誰與我同行？』證曰：『和尚先行，大證後隨。』岫呵呵大笑，遂示寂。」師云：「天童慣向虛空裏剜窟窿，若非證老見義勇為，怎得功歸至化？然父為子隱、子為父隱，故是檢點將來，也是屋裏泛楊州。會麼？聽取一頌：和尚先去，大證隨後。呵呵大笑，更復何究？夜靜煙銷兮玉柳含輝，更闌雲霽兮梅神巧裒。冰壺影裏晶簾開，迸出金烏明夜後。」

上堂。僧問：「青蘿夤緣，直上寒松之頂；白雲澹泞，出沒太虛之中。為是神通？為復妙用？」師云：「兩重公案。」進云：「截流之機，故是源遠有據。只如至孝無達，敢問如何奉重？」師云：「輕煙籠皎月，薄霧鎖寒巖。」僧禮拜。乃舉：「巖頭因僧問：『浩浩塵中如何辨主？』頭曰：『銅鈔鑼裏滿盛油。』」師云：「雲巖即不然，今日有問：『浩浩塵中如何辨主？』只對道：『熏風自南來，殿角生微涼。』」下座。

晚參。舉：「天寧希辨禪師垂問：『色見聲求俱是妄，問君那箇是如來？』」師云：「一日打眠三五度，也消不得許多閒。是則是，大似平地阬人。」

上堂。「恁麼恁麼，古墓毒蛇頭戴角；不恁麼不恁麼，銅鈔鑼裏滿盛油。若是摩霄俊鵠，自合乘翔；止澼困魚，不勞激浪。」

浴佛，上堂。「柳緣桃紅赤體彰，儂歌歷歷為誰忙？悉達面目周沙界，珍重諸人仔細看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馬祖道一禪師，因僧問：『離四句，絕百非，請師直指西來意。』祖曰：『我今日勞倦(云云)。』」師云：「馬師父子雖善暗藏春色、明露秋光，要且總被這僧一狀領過。」

為座主我期小參。「窮諸玄辨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……」，卓拄杖，云：「到底不離於這裏。其或尚留觀聽，何妨再為指南？依時演教，十二類生咸證果；律儀精專，三千里放淨光明。刱大廈而廣結人緣，脩聖像而倍增福慧，翻身藏於無縫而鬼神莫測。到這裏，將謂珍之重之，誰知今日被山僧徹底掀翻，和贓捉敗？大眾！還見期公行履處麼？陋巷不騎金色馬，回途卻著破襤衫。」

上堂。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遂喝一喝，云：「山青水綠，鳥語花香，歷歷分明，更無回互。這裏薦得，維摩大士在你腳下；脫或未然……」，擲拂子，云：「此去西天路，迢迢十萬餘。」

臘八，上堂。「昔世尊正覺山前觀明星，於此日便云：『奇哉！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。』大眾！瞿曇與麼道，大似開眼說夢。汝等諸人還惺覺麼？不見道：『有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，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。』雖然雙林如是告報，也是貧兒嚼冷飯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
上堂。「丹霞燒木佛，院主墮眉鬚。一字入公門，九牛拽不出。」喝一喝。

除夕，上堂。「雙林別無所長，又無除舊供養，權借古人鼻孔拈向樽前，一任飽吞樂飲，趙州茶、雲門餅、曹山酒、禾山鼓，雖是上

古遺局，未免應箇時節。眾中莫有知音的麼？」拈拂子，云：「囉囉招，囉囉搖，囉囉送。莫怪荒疏，伏惟珍重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丹霞天然禪師因過慧林寺，值凝寒，乃取木佛燒火。向院主呵曰：『何得燒我木佛？』霞以杖撥灰，曰：『吾燒取舍利。』院曰：『木佛何有舍利？』霞曰：『既無舍利，更請兩尊來燒。』院主自後眉鬚墮落。投子青曰：『不會作客，勞煩主人。』」師云：「趁風使帆，丹霞慣得及便；因事長智，院主未免郎當。投子故是評品端的，畢竟具何三昧？」良久，云：「為伊同睡，深知被底穿。」

至節，上堂。拈拂子畫○相，云：「不是大圓鏡，亦非精靈窟，任他劫火洞然，到此了無滲漏。訝！錯了也。今日是冬至佳節，群陰剝盡之時，葭管灰飛，為識陽回宇宙；蓂莢榮枯，祇緣晦朔依時。乾坤變態無私，日月循環匪異。是故是，只如群陰欲去未去、一陽欲來未來，正當恁麼時，合作麼生道？庭前凍竹翻新浪，溪畔寒梅吐冷煙。」復舉：「徑山散木禪師。因巡漕雲浦蘇公問：『鴛鴦繡出從君看，不把金鍼度與人。如何是金鍼？』山曰：『我在京師走一遭，不曾遇著一人。』公擬進語，山曰：『金鍼失也。』」師云：「徑山祖翁好沒道理。蘇公問的金鍼，何得拈箇無孔鐵錘示之？雖然，別寶須是碧眼胡，不遇其人真箇苦。天劍大師遠離楚國，過訪雙林，不惜衣珍，為眾請法。苟非其人，曷能為哉？大眾！既遇其人，還識金鍼麼？」顧左右，云：「山僧不惜脣皮，為汝諸人道破。劍公是徑山祖翁第四世孫。」

晚參。舉：「道吾因趙州過訪，吾著豹皮褌，把吉撩棒，在三門前等候。纔見州來，便高聲唱喏而立。州曰：『小心祇候著。』吾又唱喏一聲而去。」師云：「道吾因文攻義，趙州就窩行劫。雙林據令而行，各與烏藤三十。何故？鷸蚌相持，俱落漁人之手。」

上堂。「蹋破飯床，不是尋常供養；打開布袋，祇原別示佳珍。明明聲色全彰，歷歷見聞不昧，大展光明幢，永鎮無為地，三世諸佛斫額，一切眾生倚憑。」乃豎拂子，云：「還端的麼？萬籟有心聞不得，孤巖無耳卻知音。」

上堂。舉：「曹山本寂禪師，一日聞鐘聲，乃曰：『啊哪啊哪。』僧問：『和尚作甚麼？』山曰：『打著我心。』僧無語。徑山琇曰：『賊不打自招。』清化嶮曰：『沒量大人卻向聲色裏鼓弄人家男女。』」師云：「曹山捏鼻偷香，這僧白日著賊。徑山恁麼道也是普州人，祇有清化猶較些子。何謂？大功雖是前賢事，肝膽何妨此日傾？」

晚參。舉百丈野狐因緣，師云：「不落因果，開眼也著；不昧因果，合眼也著。雖然款段無私，檢點太殺漏逗。你等還知漏逗處

麼？直饒緇素分明，未出野狐圈縢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白雲子祥禪師問僧：『不壞假名而談實相，你作麼生會？』僧指椅子曰：『這箇是椅子。』祥以手撥椅，曰：『與我將鞋袋來。』僧無對。祥曰：『這虛頭漢。』雲門偃聞曰：『須是他始得。』」師云：「蜀桐秦鏡，氣質匪常。鑒影發聲，初無二致。惜乎曲高和寡，致使風吹別調。要得條理始終，雲門未免其責。何故？不合將下里巴歌，指作陽春白雪。」
臘八，上堂。僧問：「盧行者負舂，功高蓋代；丹霞老燒佛，千古流芳。未審雙林如何施設？」師云：「看取令行時。」僧擬進語，師便打。僧問：「法筵大啟，主伴交參。正令當行即不問，洞宗落脈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中書堂內事，不許外人知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正中偏？」師云：「滿頭白髮離巖谷，半夜穿雲入市廛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偏中正？」師云：「數片白雲籠古寺，一條緣水繞青山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正中來？」師云：「手指空時天地轉，回途石馬出紗籠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兼中至？」師云：「風吹柳絮毛毬走，雨打梨花蛺蝶飛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兼中到？」師云：「半夜黑漆屏風上，寫出盧仝月蝕詩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申伯宗風從此振，神州佳氣又亨通。」師云：「伽陀不必從頭念，知是般事即便休。」乃云：「處處叢林臘月八，焚香稽首慶悉達。雙林不守舊循途，免落世間成話把。既不守舊循途，又何須這場特地？不見道：有條攀條，無條攀例。」便下座。
老和尚六旬初度，命上堂。師陞座，拈香畢，乃云：「今晨迺吾方丈老人耳順之期，不肖念於三千里外入山省覲，復承嚴命，令兩序諸兄請陞斯座，大似倔石女生兒，驅生蛇入竹。既不獲已，祇得藉斯山景，聊夫塞乎其白。」遂揮拂子，云：「柱峰卓立，秀獨拔乎五嶽；銀燭煒煌，光迴耀夫三湘。曼殊窈窕於雲端，僊趺全彰於巖畔。滔滔花澗，吐廣長之妙舌；條條古木，示清淨之法身。欲窺堂奧幽玄，須透向上關戾，直須打疊淨潔，始堪股肱宗猷。誠能如是，則不披萊衣而師顏已悅，不獻函圖而壽算無疆。不肖雖恁麼舉揚，猶是中原俗氣。還有共相慶祝底麼？道價盡輸天下響，虛裏惟許小師知。」擊拂子，下座。
臘八，上堂。「雪山夜半睹明星，冷地欺顛一切人。我若當時見恁道，一鋤掘斷葛藤根。岐山老人可謂和身放倒，還有扶得起的麼？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真報恩。」
解制，小參。「三月安居，九旬禁足，鍋眼大小，杓柄短長，大眾咸知。今聖制告圓，草鞋錢各自打點，飯米錢須要算還常住。諸昆仲！出一叢林，入一保社，大須審細，不可忽略放過。若不休去、歇去，徒摩客路之塵，大限臨頭，悔之晚矣。山僧一冬雖未晚參，

其如觸境逢緣，未嘗不為激勵。每見汝等開口諸緣，放下嘲著，是非熾然。蓋因生死心不切、能所念未忘，所以病入膏肓，不惟良醫拱手，假使釋迦復起、達磨再來，亦未免限此牛跡。故洞山問僧云：『世間何物最苦？』僧云：『地獄最苦。』山云：『不然。衣線下大事不明，是為最苦。』洞山和尚可謂吐膽傾心，柰何直下無人領略，幾成虛設。若論衣線下事，苟非親履實踐一回，如蓮花開、如大夢覺，縱饒學通三藏、才富五車，有電光之舌、波濤之辨，祇成得箇知解口滑之流，生死岸頭依然黑漫漫地。欲得生死穎脫，也須剔起眉毛，著些精彩始得。邇來刱叢林亦不稽古，祇圖熱鬧為勝。嗟乎！豈不聞：首山道冠四海，稽其座下眾不滿於三十。遇祖初住法昌，名震寰宇，上堂，曾聞命一力士撾鼓藥山，未遇時曾統六人於牛圈，其後道行英賢疊出，故雲門、法眼、曹洞悉出其源。惜乎！二宗流通未幾而止，獨吾宗鼎峙支那者，符初祖嫩桂之讖也。後有訛誤，謂此二宗出自馬祖，吾雲門祖翁曾有普說，為誅心孛理之徒指出二支五派立宗來源。嗣後徑山《嚴統》偽書一出，諸方咸皆髮豎，故有摘欺說、闢謬說、指迷說、救蛾說、熄邪辨、明宗正訛、曹溪眼、宗門弊洗、五燈正論、溯源問、平心論、五燈先、南嶽說，及公揭、公檄等書，恥其非。自乙未年正月十八日，於杭州碧蓮館會諸當道宰官，燬嚴統偽版後，天下咸知此是魔事。雖今山鬼衒技於無人之處，吾又復何辨哉？沼和尚記讖，仰山再來，痛法脈恐絕，故七載單丁於風穴，濟北之道重新，始其然也。法門重任，莫過擇人，必致形正影端，方堪雕琢，始其祖道有賴，豈可依樣葫蘆，稱人天眼目耶？諸昆仲非是罔談彼短，靡恃己長，蓋謂古風墮地，寧忍懼謗而不言哉？昔仲尼道流諸國，況遭陳蔡之厄，取讒於桓魋，招毀於叔孫，尚爾不合於人，山僧安可苟免於今日？雖道義節儉，未似愛惡皆一揆也。此箇門頭戶底，大非容易撐持，若不具正法眼，識邪正、驗濁清，怎敢提挈綱宗，激厲後學，消檀越信施，受人天禮拜？這些境界，惟證乃知，非福報因緣之所論也。若非浹背汗流，直饒福盈四海，眾闐支那，臨結梢頭，只落得一場乾打哄，依舊業識茫茫，無本可據。雖然，這一絡索，適纔不過偶爾成文。若是箇伶俐漢，望剎竿而走、見鞭影而行，山僧不妨瞻之仰之；其或未然，祇知事逐眼前過，不覺老從頭上來。珍重。」

示眾，兼謝兩序茶。「愛無偏黨，理長即就，光明燦爛，今古恆然。說心說性，埋沒己靈；論禪論道，誑謊閭閻。縱使鼻頭邊觸著、布毛下翻身，未為伶俐，那堪向實際理地用心、佛事門中駐念？既不如是，何妨合取兩片皮，省煩許多氣力？雖然，正恁麼時，清光燭梵座，瑞氣繞精藍即不問，只如古德道：『菴內人不知

菴外事。』是何意旨？這裏緇素得出，不但受他諸公今宵供養，直饒萬兩黃金也合消得；脫或未然，莫道喫果品，白水也防噎。」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三(終)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四

嗣法門人真慧等編次

住汝州伏牛山雲巖禪寺語錄

康熙壬子十月望五日入院，嵩、魯兩邑緇素及闔山耆舊恭請當寺開堂。
法座。以拄杖指云：「此座高廣，壁立萬仞，說甚威音？這廝箇裏總教乞命。何謂？一耀當先，諸凶隱伏。」遂陞座。拈香祝聖畢，次懷中取香拈出，云：「此一瓣香，烈如猛燄，擬之則燎卻面門；疾若迅雷，觸之則死不旋踵。昔年親攖斯毒，直得八面玲瓏，爇向爐中，第三回供養仁瑞堂上本師上嬾下放老和尚，用酬法乳之恩。」遂斂衣就座。維那白椎，云：「法筵龍象眾，當觀第一義。」師喝一喝，云：「一句截流，萬機侵息，點滴不滲，作麼生觀？還有解觀的麼？出眾相見。」(問荅畢。)乃云：「法無異味，道絕古今，獅絃調於此日，玄旨統於未朕。冰壺簾外，湛湛光輝日月；無影枝頭，璨璨香透塵寰。萬法演靈源而不昧，一真合法界以無窮，是以宛轉虛玄，互融互攝，非情識之所到，豈言論之可及？然雖如是，且功位雙彰，理事如如一句又作麼生？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覿露現前超格外，通身尊貴透威音。」(敘謝竟。)復舉：「當山第一代曇晟禪師，因藥山謂曰：『與我喚沙彌來。』巖曰：『和尚喚他作甚麼？』山曰：『我有箇折腳鐺子，要伊提上挈下。』巖曰：『與麼則與和尚出隻手去也。』山便休。」師云：「歇力夤緣，功至謝而位轉；左右知序，誠奉重以無違。克紹箕裘，故是源遠有據；開拓家風，又當別道。何謂？但將飯向無心碗，自有人提折卻鐺。」結椎，云：「諦觀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」下座。
上堂。「法無異法，聲色全該；道無別道，明暗互攝。若也會得，不獨遍塵遍剎而指顧稱尊，亦可以法式幽關而彌論萬有。然雖如是，且不涉夤緣一句又作麼生？昨夜犀因穿海過，通身一片水淋淋。」
上堂。「山僧住持兩月，未曾拈動這箇。今既承命陞堂，不如布施大眾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上堂。舉：「夾山因僧問：『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山曰：『直須揮劍。若不揮劍，漁父棲巢。』僧後問石霞：『撥塵見佛時如何？』石曰：『渠無國土，甚處逢渠？』僧回，舉似山。山上堂，舉了，乃曰：『門庭施設不如老僧，入理深譚猶較石霜百步。』」師云：

「一人放風前箭，砧杵敲殘深夜月；一人轉劫外機，玉兔挨開碧海門。雲巖即不然，夾路桃花風雨後，馬蹄何處蹋殘紅？」
佛涅槃，上堂。「箇黃面老子打了一生脫空，臨末梢頭更示雙趺於金棺，可謂巧盡拙出，笑殺傍觀。雖然，不因紫陌花開早，怎得黃鸝下翠微？」
上堂。舉：「太陽警玄禪師上堂：『夜半烏雞抱鵠卵，天明起來生老鸛。鶴毛鷹喙鷺鷥身，卻共烏鴉為侶伴。高入煙霄，低飛柳岸，向晚歸來仔細看，依稀卻似雲中鴈。』」師云：「鏗金戛玉，位轉功回。明暗互攝，迥無依倚。洞上玄風，恁麼提挈，可謂殆盡。何則？就中大旨渾忘忌，內紹天權迥出倫。」
祈雨，上堂。「昨夜深沙神惡發，將東海赤梢驀頭一棒，直得北鬱單越雷電烜赫，南贍部洲雨傾滂沱，舜若多鼻孔浸得七花八裂。忉利諸天忍俊不禁，揚聲大叫道：『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』」
至節，上堂。僧問：「一陽來復，日長一線。未審佛法長多少？」師打，云：「長多少？」僧作禮，云：「恁麼則聞所未聞也。」師復打，云：「識甚好惡？」乃云：「陰極陽回一線添，五雲書物正堪妍。劫前玄範渾無礙，盡在當人日用間。」喝一喝。
元旦，上堂。「日可冷，月可熱，眾魔不能壞真說。作麼生是真說？恭惟兩序首領及合山大眾各箇啟居萬福。」便下座。
上堂。舉：「同安常察禪師問僧：『甚處來？』曰：『五臺。』安曰：『還見文殊麼？』僧展兩手，安曰：『展手頗多，文殊誰睹？』曰：『氣急殺人。』安曰：『不睹雲中鴈，焉知沙塞寒？』曰：『遠趨丈室，乞師一言。』安曰：『孫臏門下，徒話鑽龜。』曰：『名不浪得。』安曰：『喫茶去。』僧便珍重，安曰：『雖得一場榮，刖卻一雙足。』」師云：「這僧施展，如趙子龍戰乎長阪，縱橫了無懼色。幸同安有背水之計，縱伊具神機妙算，又怎能逃其乎掩襲哉？雖然，倒行逆施各有所長，優劣也須檢點。何謂？不見道：版拍相催難縮手，當風妙協貴知音。」
上堂。「大道無方，真機匪隔。明投暗合，殺活縱橫。卷舒了無變異，行藏信其自由，不是神通，亦非法爾。然雖如是，猶涉途程，須知向上更有一著在。」喝一喝。
晚參。舉：「趙州示眾。『金佛不度爐，木佛不度火，泥佛不度水，真佛屋裏坐。』」師云：「趙州和尚只有一箇齒，不然，怎肯恁麼道？還委悉麼？須知遠煙裏，別有好商量。」喝一喝。復為頌云：「錦城春曉畫圖伸，舞袖翩翩笑語頻。曲罷涼州神繾綣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。」
上堂。喝一喝，云：「威音以前、樓至以後，於其中間所有，無不揭示殆盡，更向山僧索箇甚麼？」遂下座，以拄杖一時打散，歸方

丈。
上堂。「纔過八月旦，又是中秋節。謹白參玄人，光陰莫虛涉。莫虛涉，須甄別。到頭雲定覓山歸，世間有水皆涵月。」喝一喝。
上堂。僧問：「千年公案，今日重新。不問玄機，請宣直指。」師云：「玉燭搖紅彩，金爐噴紫煙。」「如何是誕生王子？」師云：「彩霞籠玉像，玎璫出禁門。」「如何是朝生王子？」師云：「乾符合至化，聲價重連城。」「如何是末生王子？」師云：「六街容奉重，真智任靖藩。」「如何是化生王子？」師云：「令布乾坤靜，威揚四海欽。」「如何是內生王子？」師云：「六宮深隱處，凝然詎敢窺？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象王顧，獅子吼，底事分明直為剖，玄關金鎖洞然開，無位真人笑拍手。笑拍手，驚起街頭石敢當，撞落南星貫北斗。」喝一喝，下座。
示眾。舉：「魯祖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。南泉聞，曰：『我尋常與師僧道：「向佛未出世時會取。」尚不得一箇半箇。他習麼，驢年去？』」師云：「魯祖面壁，賊陷平人。南泉恁麼道，不是好心。雖然，縱奪堪誇，以及正眼看來，總是白地上弄精魂，有甚麼交涉？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人天普集，緇素歸心。祖庭中興即不問，雲門三句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銀山鐵壁重重美，萬里無私著眼看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函蓋乾坤句？」師云：「颯颯西風開曉露，輝輝杲日麗中天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截斷眾流句？」師云：「橫按莫邪全正令，太平寰宇斬癡頑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隨波逐浪句？」師云：「青山雨過添新翠，菡萏風生發異香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今佛放光明，助發實相義。狗舐熱油鐺，牛皮鞔露柱。兜率無根下戴鼇，蓬萊三島神僊寓。清風月下守株人，涼兔漸遙春草綠。」下座。
臘八，上堂。「雪山午夜，星燦斗懸，黃面瞿曇被眼熱顢，還有不被顢者麼？」遂仰視作睹星勢，云：「參。」
上堂。僧問：「拈花契旨，故是嘉聲克肖；面壁投誠，灼然悟非尋常。育聖淘凡人共委，洞水逆流請舉揚。」師云：「燭曉玉人初破夢，夜寒青女未登機。」進云：「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。如何是正位一色？」師云：「青山常舉足，白日不移輪。」進云：「銀碗盛雪，明月藏鷺。如何是大功一色？」師云：「碧海銀魚躍，蘆花白鳥栖。」進云：「續鳧截鶴，夷嶽盈壑。如何是今時一色？」師云：「月落潭無影，雲生山有衣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曹溪意旨唯師得，洞上綱宗獨我聞。」師云：「假雞聲叫難顢我，未肯糢糊放過關。」便打。僧問：「寶座巍峨，人天普集則且置，如何是見滲漏？」師云：「石筍逢春長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情滲漏？」師云：「霜花向日開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語滲漏？」師云：「兩口無一

舌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鐵牛之機當陽展示，金剛圈子直下拋來，不是奪市攙行，為要諸人壁立。」遂拈拄杖卓一卓，云：「不是心、不是佛、不是物，畢竟如何理會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赤心片片知人少，覿面堆堆睹者稀。」下座。
晚參。「開口有時非開口，有時粗言及細語，驢鳴犬吠獲圓通，八面那吒利於此。人從塞北來，卻得江南信，報得來年蠶麥熟，羅侯羅兒與一文。」下座。
上堂。僧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白日不移輪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青山常舉足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云：「掘地覓青天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木人手解舞。」僧禮拜，乃云：「久默斯要，滿口冰霜，迷逢達磨，墮阬落塹。不是山僧平地骨堆橫生異見，祇為立地要人搆去。」迺豎拂子，云：「還有搆得的麼？試玉須經火，求珠不離泥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三聖上堂：『我逢人即不出，出即不為人。』便下座。興化曰：『我即不然，逢人即不出，出即便為人。』」師云：「高高處觀之不足，低低處平之有餘。分疆列界，二老故善其機，若論扶豎臨濟綱宗則未可。何謂？不見道：塵中雖有隱身術，怎似全身入帝鄉？」下座。
浴佛，上堂。「周行指顧稱尊，也則郎當忒殺，將謂福及五天，詎意禍延塵剎？」遂卓拄杖，云：「眼熱傍觀忍未禁，千古萬古啊喇喇。」
上堂。舉：「長翁淨禪師奉敕陞天童，捧敕黃示眾，曰：『雲開九天呈起，曰看彩鳳銜出。且道：如何委悉？急急如律令。敕！』」師云：「古今洞然，纖塵不隔，要識天童面目現在。見麼？急須著眼看僊人，莫看僊人手中扇。」復頌云：「泥封出自九重城，覿面無私直示君。試看天童峰頂月，一輪高放海天分。」

機緣

師問僧：「不觸不背，畢竟喚作甚麼？」僧便喝。師云：「好喝。」僧又喝，師云：「東家杓柄長，西家杓柄短，盞子撲落地，碟子成七片，又作麼生？」僧擬議，師打出。
僧參。師云：「未向雙林發足時，好與三十痛棒。」僧云：「過在甚麼處？」師便打，僧擬議，師直打退。
師問僧：「內不放出、外不放入，正恁麼時，以何為界？」僧便喝。師云：「好好問你，惡發作麼？」僧擬議，師喝出。

師問書記：「百丈圓相，實中有虛；玄沙白紙，虛中有實。祇如不落虛實的事，你如何記？」記云：「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。」師云：「恁麼則落虛實去也。」記禮拜，師打，云：「龍頭蛇尾漢。」

師問僧：「未打七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平如鏡面。」師云：「正打七時如何？」僧云：「峻若嶮巖。」師云：「打七後時如何？」僧便喝。師云：「與麼則你會也。」僧作禮云：「謝師證盟。」師便打。

僧問：「把住是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佛祖罔極。」進云：「放行是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水秀山青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放行中把住？」師云：「芳叢無艷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把住中放行？」師云：「草枯鷹眼疾。」進云：「恁麼則榔栗橫肩不顧人，直入千峰萬峰去。」師云：「看腳下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如來禪？」師云：「離文字相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祖師禪？」師云：「覓文字相了不可得。」

師遊山，值一枯樹，顧眾，問云：「春回大地秀，因甚枯樹不生花？」眾下語不契，師自代云：「無汝用工處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見滲漏？」師云：「木魚山上走，鐵鷂水中浮。」「如何是情滲漏？」師云：「石人衫子破，大地無人補。」「如何是語滲漏？」師云：「電從眼角露，雷向舌尖轟。」

僧問：「古鏡未磨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乾坤無異色。」進云：「磨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乾坤無異色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奇特句？」師云：「龜毛拂子長數尺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無私句？」師云：「鵲譟鴉鳴報吉凶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微妙句？」師云：「漏渴沉沉驚夢破，曉來不覺日初昇。」

僧問：「不依此岸、不著彼岸、不住中流，且道：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今日好天晴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一老、一不老？」師云：「桃花朱顏澹，楊柳翠色深。」

僧問：「女子出定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偶爾成文。」進云：「文殊是七佛之師，為甚出女子定不得？」師云：「莫謗他好。」進云：「棄諸為甚出得？」師云：「莫謗他好。」進云：「出與不出且置，如何是定？」師云：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」

僧問：「既是善知識，為甚麼呼佛罵祖？」師云：「鴛鴦枕上兩行淚，半是思君半恨君。」又一僧亦如前問，師云：「怎怪得？」

僧問：「黃卷赤軸即不問，衲僧分上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龍袖拂開全體現，象王行處絕狐蹤。」進云：「荊棘林中即不問，出身一句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散髮夷猶忘管帶，太平無事酒顛人。」進云：

「出身一句蒙師指，萬里無雲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鵰弓已挂狼煙息，一片皇風四百州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入門句？」師云：「鞠躬如也。」「如何是門裏句？」師云：「兩眼對兩眼。」「如何是當門句？」師云：「血濺梵天。」「如何是出門句？」師云：「青山無異路。」「如何是門外句？」師云：「眼橫鼻直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第一玄？」師云：「昨夜擊金鐘，告報天下聞。」「如何是第二玄？」師云：「大眾齊合掌，香煙滿乾坤。」「如何是第三玄？」師云：「鬻薪樵子貴，衣錦道人輕。」「如何是第一要？」師云：「鐵狗吠斜陽，幻人拍手笑。」「如何是第二要？」師云：「驚起巖前虎，一步一[跳-兆+孛]跳。」「如何是第三要？」師云：「楊修見幻婦，一目便知妙。」
師落堂，一僧悟空問：「父母未生前，誰是我本來面目？」師指火。僧云：「恁麼則識取去也。」師云：「拶。」空搔口而去。
婆子問：「無夢無想時，未審主人公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牡丹花下睡貓兒。」婆便喝。師云：「這是有夢有想的，如何是無夢無想的主人公？」婆禮拜。師云：「不信道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雙林境？」師云：「千峰繞剎群林秀，一水當墀萬象懸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抬梁扛柱少客易，運瓦搬磚老者難。」
僧問：「魚以水為命，因甚麼又向水裏死？」師云：「業在其中。」進云：「一切眾生皆明孝道，因甚麼梟鳥食母？」師云：「業在其中。」進云：「塗毒鼓一擊，聞者皆喪，因甚麼製者不死？」師云：「業在其中。」
僧問：「不思善、不思惡，且道：思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不思善，不思惡。」
僧問：「寶劍未出匣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險。」進云：「出匣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險。」
僧問：「家親作祟，如何處置？」師云：「山河不礙清霄路，妙用縱橫處處通。」又一僧如前問，師云：「放下著。」
師落堂，鄧居士出，師攔胸搦住，云：「正當恁麼時，那箇是你主人公？速道！速道！」士向師脅下一拳，師遂托開，云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士云：「是。」師便打。士擬議，師直打退。
師問寮元：「大眾入室，問著無言，汝試代彼道一句看。」元云：「昨朝雪鋪大地，今晨日照當空。」師云：「這是大眾的，你的聾？」元作禮，云：「總在這裏。」師便打。
師落堂，纔坐，僧問：「一念未生前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好箇消息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去！勿羈山僧坐。」僧云：「請師指

示。」師云：「將謂別有那？」僧便拜。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一喝。師云：「未有主在。」僧無對。良久，僧請師代，遂問：「如何是喝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寧可斷舌，不犯國諱。」
僧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」師云：「杲日當午照。」
僧問：「斧子忌短，鑊頭忌長，畢竟住山用箇甚麼？」師云：「不借東君力，常開優缽花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頭？」師云：「金輪不隱的，遍界絕紅塵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尾？」師云：「玉女夜拋梭，織錦於西舍。」進云：「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未得忘功用，依稀屬正偏。」進云：「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全無一滴水，浪激似銀山。」進云：「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殷勤無米飯，堂前莫問親。」
僧問：「虎生七子，那一箇無尾巴？」師云：「無人識得渠。」
僧問：「如何是丹霞境？」師云：「鳥道難逢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無孔鐵錘當面擲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人中主？」師便打。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事？」師云：「還知棒頭落處麼？」僧禮拜。師打云：「落處也不知。」
僧問：「權衡祖道即不問，如何是尊貴的事？」師云：「乞兒破布袋。」進云：「明月堂無影木，白雲深處露全枝。」師云：「盡力推爺向裏頭。」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四(終)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五

嗣法門人真慧等編次

頌古

釋迦牟尼世尊初降生時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」

天風吹律下閻浮，落地光吞百億洲，曠古風回春色穆，靄然幽暗一輪收。

世尊因外道問：「不問有言，不問無言。」世尊良久，外道歎曰：「世尊大慈大悲，開我迷雲，令我得入。」遂作禮而去。阿難乃白世尊曰：「外道見何道理，稱歎而去？」世尊曰：「如世良馬，見鞭影而行。」

白雲蒼狗擬何憑？夏雪金霜信有甄，轉過石林寒艷燦，輪輪菌菌愈精神。

世尊於涅槃會上，以手摩胸，告眾曰：「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，瞻仰取足，勿令後悔。若謂吾滅度，非吾弟子；若謂吾不滅度，亦非吾弟子。」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。

高山仰止聳無及，界破青山白練飛，日落光舍千古秀，洞回春色滿皇畿。

六祖慧能大師既受囑矣，寓南海法性寺廊廡間。暮夜因風颺剎旛，有二僧對論，一曰風動、一曰旛動。祖曰：「不是風動、不是旛動，仁者心動。」

大嚼屠門雖快意，那知捏破傍人鼻？直饒凫鶴續來清，也是將笳指作篴。

南陽慧忠國師，因肅宗帝問：「如何是十身調御？」忠乃起立，曰：「會麼？」帝曰：「不會。」忠曰：「與老僧過淨缾來。」

佳人春戲出庭闌，澹掃蛾眉笑語歡，雙手拓開簾翡翠，鞦韆月下任人看。

城東有一老姥，與佛同生，不欲見佛，每見佛來，即便迴避，一時四顧東西，總皆是佛，遂以手掩面，而十指掌中，亦皆是佛。

夜臺鬼判議紛紛，非是無因苦偪凌，十八重中無限法，算來都是汝心生。

有婆子供養一菴主二十年，常令二八女子給侍。一日，令女子抱定，曰：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主曰：「枯木倚寒巖，三冬無

暖氣。」女子舉似婆，婆曰：「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。」遂遣出，燒卻菴。

逢耕問津，遇薦設葅，表裏一如，鋮鋒不透。

青原行思禪師令石頭馳書南嶽，且囑曰：「回時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。」頭到南嶽，未呈書便問：「不暮諸聖，不重己靈時如何？」嶽曰：「子問太高生，何不向下問？」頭曰：「寧可永劫受沉淪，不從諸聖求解脫。」便歸。原曰：「子返何速？書信達否？」頭曰：「信亦不通，書亦不達。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，即今便請。」原垂下一足，頭便禮拜。

金鍼暗繡鴛鴦合，玉線斜挑錦縫重，滿幅素縑描未易，偉然舒卷不施功。

藥山因道吾、雲巖侍立次，乃指案山上枯榮二樹，問：「枯者是？榮者是？」吾曰：「榮者是。」山曰：「灼然一切處，光明燦爛去。」巖曰：「枯者是。」山曰：「灼然一切處，放教枯澹去。」時高沙彌外至，山曰：「枯者是？榮者是？」高曰：「枯者從他枯，榮者從他榮。」山顧道吾、雲巖，曰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

文謨筵開試鳳麟，樽前賦各質彬彬，蟲文鳥篆班為賞，不道於中更有因。

貓兒

老梅風割吐銀葩，香洩幽窗凍日斜，占得春光回百谷，幾多桃李暗吁嗟。

南嶽西園曇藏禪師，一日自燒浴，僧曰：「何不使沙彌童行？」園乃撫掌三下。

畫樓消息何人曉？鸞鏡臺前春色繁，就裏花容雖可適，玉人相看尚慚顏。

馬祖道一禪師不安。院主問：「和尚近日尊候何如？」祖曰：「日面佛，月面佛。」

久理深閨嫺下帷，春情無柰語聲低，奴奴不是多愁態，對鏡飾顏惡見伊。

雲巖曇晟禪師，因道吾問：「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」巖曰：「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。」吾曰：「我會也。」巖曰：「作麼生會？」吾曰：「遍身是手眼。」巖曰：「道也太殺道，祇道得八成。」吾曰：「師兄作麼生？」巖曰：「通身是手眼。」

案前銀燭搖紅影，檻外喬松展化機，奼女驚回霜夜夢，倒騎鐵馬趁雲飛。

投子大同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和尚住此山有何境界？」子曰：「丫角女子白頭絲。」

碧巖深處響寒蛩，丹桂凝霜濕翠容，佩玉嫦娥歌舞後，畫堂月落彩雲籠。

德山宣鑒禪師晚參：「今夜不荅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」時有僧出禮拜，山便打。僧曰：「某甲話也未問，和尚因甚便打？」山曰：「你是甚處人？」僧曰：「新羅人。」山曰：「未跨船舷，好與三十棒。」

靈峰驀為展，神用詎能量，非獨妖氛掃，此中更有長。

洞山良价禪師，解夏上堂：「初秋夏末，兄弟東去西去，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。」良久，曰：「祇如萬里無寸草處，作麼生去？」顧左右，曰：「欲知此事，直須枯木上生花方與他合。」

鳳舞庭梧金鴨襲，龍吟碧沼錦雲攢，回途復妙尊嚴甚，夜月流輝古殿寒。

洞山因僧問：「寒暑到來，如何回避？」山曰：「何不向無寒暑處去？」僧曰：「如何是無寒暑處？」山曰：「寒時寒殺闍黎，熱時熱殺闍黎。」

太古琴彈世絕聽，五音不犯妙殊深，僊陀秘術誠難跡，別館時聞漏已沉。

洞山曰：「末法時代，人多乾慧。若要辨驗真偽，有三種滲漏：一曰見滲漏，機不離位，墮在毒海；二曰情滲漏，滯在向背，見處偏枯；三曰語滲漏，究妙失宗，機昧始終，濁智流轉。」

洞開劫運渺難符，照盡功忘尚墮諸，類既莫齊猶卓爾，銀籠鶴出井梧舒。

仰山慧寂禪師。因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意？」山於空作[〇@佛]相示之，僧無語。

上有千尺桐，下有千尺井，風吹井上桐，零落井中影。

九峰道虔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頭？」峰曰：「開眼不覺曉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尾？」峰曰：「不坐萬年床。」曰：「有頭無尾時如何？」峰曰：「終是不貴。」曰：「有尾無頭時如何？」峰曰：「雖飽無力。」曰：「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？」峰曰：「兒孫得力，室內不知。」

迢迢劫外復何期？枯木回春妙轉機，五馬不嘶偏正合，苔生玉殿月含輝。

巖頭全豁禪師示眾：「吾教意猶如塗毒鼓，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。」時有小嚴上座出問：「如何是塗毒鼓？」巖以兩手按膝

亞身，云：「韓信臨朝底。」嚴無語。

庭松巖桂影婆娑，叫月玄猿出薜蘿，山色溪光雖未隔，就中謾道不淆訛。

曹山本寂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子歸就父，為甚麼父全不顧？」山曰：「理合如是。」曰：「父子之恩何在？」山曰：「始成父子之恩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父子之恩？」山曰：「刀斧斫不開。」

霜凝古木倚寒鴉，疏影橫斜隔亮紗，翡翠簾垂紅日隱，玉樓香散碧雲遮。

雲居道膺禪師，常令侍者送褲與一住菴道者。道者曰：「自有娘生褲。」竟不受。居再令侍者問：「娘未生時穿箇甚麼？」道者無語。後遷化得舍利，有持以示居，居曰：「直饒燒得八斛四斗，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。」

幾憐洗耳溪頭客，牛飲猶嫌水污之，今幸史標青白穎，輿情尚未獲全宜。

雲居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師？」居偈曰：「這田厖奴。」僧禮拜。居曰：「你作麼生會？」僧曰：「這老和尚。」居曰：「元來不會。」僧作舞出去。居曰：「沿臺槃乞兒。」

碧戶深閨鎖翠微，玲瓏珠樹曉煙垂，春回臺榭游絲綴，花下相逢笑展眉。

雪峰義存禪師上堂：「南山有條鱉鼻蛇，汝等諸人切須好看。」長慶出曰：「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。」雲門以拄杖擲向峰前作怕勢。有僧舉似玄沙，沙曰：「須是稜兄始得。然雖如是，我即不然。」僧曰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沙曰：「用南山作麼？」

赤斑驀地炯雙眸，彩蜃紋虺悉擺頭，毒氣紛紛平為吐，俾今往古禍無休。

興化謂克賓維那曰：「汝不久為倡導之師。」賓曰：「不入這保社。」化曰：「會了不入？不會不入？」賓曰：「總不與麼。」化便打，曰：「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罰錢五貫，設饡飯一堂。」次日，化自白槌，曰：「克賓維那法戰不勝，不得喫飯，即便出院。」

石火光中施妙術，黑風景裏露全斑，東床坦腹殊無恙，志士傍觀盡解顏。

雲門文偃禪師曰：「光不透脫有兩般病：一切處不明，面前有物是一；透得一切法空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。又法身亦有兩般病：得到法身，法執不忘，己見猶存，坐

在法身邊是一；直饒透得法身去，放過即不可，仔細檢點將來，有甚麼氣息亦是病。」

玉笛頻將靜夜吹，劫初弘範治無遺，相思夢斷珊瑚枕，鳥道虛明苔滿墀。

太原孚上座掌雪峰浴室，一日，玄沙上問訊，峰曰：「此間有箇老鼠子，今在浴室裏。」沙曰：「待與和尚勘過。」遂到浴室，值孚打水，沙曰：「相看上座。」孚曰：「已相見了。」沙曰：「甚麼劫中曾相見？」孚曰：「瞌睡作麼？」沙卻入方丈，白峰曰：「已勘破了。」峰曰：「作麼生勘伊？」沙舉前話，峰曰：「汝著賊也。」

坐斷空蒙無異色，劈開兩儀見幽玄，源分河洛飛龍馬，為得先天趣味妍。

鵝湖智孚禪師，一日不赴堂，侍者請赴堂。湖曰：「老僧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。」侍者曰：「和尚不曾出入。」湖曰：「汝不信，去問莊主。」侍者方出門，忽見莊主，且謂曰：「謝和尚到莊喫餈。」

照乘自古人間罕，暗裏相投鮮不驚，擬覷猛然剛轉首，梅花月過已三更。

曹山慧霞禪師，因僧問：「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」霞曰：「曹山不如。」僧曰：「出世後如何？」霞曰：「不如曹山。」

井梧靜夜宿丹禽，古寺雲封未見形，化外風光何所適？碧天秋月映寒汀。

梁山緣觀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日用事？」山曰：「碧玉點破琉璃色，滿目紅塵不見沙。」

幾入蓬壺室，端居玳瑁床，青宮位不減，外紹怎能量？

谷隱聰禪師，因達觀問：「如何是夜半正明，天曉不露？」隱曰：「牡丹花下睡貓兒。」

沉沉午夜靄清暉，鑾陛簾垂隱聖儀，斗轉未央虞管靜，寥寥方外詎能窺？

天童宏智正覺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向去的人？」童曰：「白雲投壑盡，青嶂倚空高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卻來的人？」童曰：「滿頭白髮離巖谷，夜半穿雲入市廛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不來不去的人？」童曰：「石女喚回三界夢，木人坐斷六門機。」

霜天清碧湛如藍，古渡舟橫鳥道寒，點水蘆花翻野岸，素波影漾月團圞。

石霜慈明禪師，室中常插劍一口，旁寘水一盆，草鞋一緉。凡見僧參，遽曰：「看劍。」稍涉擬議，便喝出。

精金出礦真堪美，釵釧鈿盤等一體，春色暗藏謾較量，秋光明露幾能委？

投子義清禪師上堂：「洪波浩渺，白浪滔天。鎮海明珠，在誰收掌？」良久，卓拄杖，云：「百雜碎。」

超然物化出雲衢，明月清風洞十虛，腦後見腮人莫問，通身竅妙必無虞。

楊岐方禪師問石霜：「幽鳥語喃喃，辭雲入亂峰(云云)。」

清秋鴈陣布長空，浪裏金鱗活路通，幽穆靄然霄漢外，琵琶聲調意無窮。

法昌遇禪師，因英、勝二首座到山相訪，英曰：「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，今日因甚麼卻來古廟裏作活計？」昌曰：「打草祇要驚蛇(云云)。」

機輪展握等虛空，韜略於中有不同，石內左慈呼遯甲，席中龍膽駭曹公。

長蘆真歇清了禪師示眾：「處處覓不得，祇有一處不覓自得。且道：是那一處？」良久，云：「賊身已露。」

素質丹脣宮樣妍，常將羅袖拂人前，半窺半避沉吟處，易水悲歌祇自憐。

天慶息菴義讓禪師，因僧問：「無功之功，還有偏正否？」慶曰：「偏正歷然。」曰：「如何是無功的偏正？」慶曰：「石牛慣吐三春霧，靈鳥不棲無影林。」

露冷香沉春正寒，雲眠石室蘚痕斑，烏雞靜夜啼殘雪，月影蛾眉賴面看。

報恩從倫禪師示眾：「若論此事，如丹鳳銜霄，不留朕跡，直得星攢碧落，月浸丹墀，翡翠簾垂，燭香人靜。當此之際，那容喘息？寧許窺窬？密室不通風，玄關難措足。雖然，要不出一點靈犀明宇宙，那分東土與西乾？」

橘中之樂果何窮？黑白分明顯現中，棋局未終乘折角，雲攢古岫月沉空。

西山柏子院邃谷禪師，因僧問：「頭頭無繫絆，處處不染著，是箇甚麼？」山曰：「我也不知。」曰：「為甚麼不知？」山曰：「不知，不知。」

白日光中橫碧樹，彩雲影裏露僊姿，賞心千載樓頭客，幾度憑闌語似癡。

金牛和尚每日作飯供眾(云云)。

潦倒情懷別眾儔，逢人慣好賣風流，長波縱得東流意，到底還歸那一漚？

岐山因僧參，山瞑目坐。僧拜起側立，山不顧。僧喝，山謂行者曰：「適纔少管待，這漢惡發。」僧擬開口，山抽身入方丈。

白拈可謂機難測，決勝悠然帷幄中，堪笑婁羅纔打令，鋒鋩頓挫骨毛容。

岐山見僧，喚前曰：「他日不得辜負我。」僧停思。山曰：「去。」僧去。山復喚前，曰：「他日不得辜負我。」僧禮拜，曰：「怎敢辜負和尚？」山曰：「辜負！辜負！」僧罔措。山曰：「去。」僧纔行，山復喚前，曰：「他日不得辜負我。」

重重指注原無他，只要渠儂直下荷，叵耐頑皮真癩肉，油鹽特費老師多。

烏石靈觀禪師，尋常唯扃戶，人罕得見。雪峰一日伺便扣門，石開門，峰驀胸搦住，曰：「是凡？是聖？」石唾曰：「這野狐精！」便推出，閉卻門。峰曰：「也祇要識老兄。」

珠走盤兮盤走珠，宛旋凸宕見精粗，額堂妙有摩醯竅，四海佳聲樂自知。

百丈入就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暗中明？」丈曰：「白雲籠月色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明中暗？」丈曰：「翠竹舞清風。」曰：「明暗雙雙即不問，即今覿面時如何？」丈一喝，僧禮拜。

四面簾垂碧玉璣，重重深苑鎖春肥，僊姬月下徐回首，丹頂雲巢忽覺飛。

百丈因桃花開，指謂眾曰：「靈雲見桃花悟道，諸人見桃花為甚麼不悟道？」眾荅不契。一僧曰：「和尚見桃花未審如何？」丈曰：「山僧不解眼花。」僧曰：「怎柰即今何？」丈作咳勢，云：「山僧有病，出去。」

碧天清迥湛無塵，冶艷中芬秀絕倫，漏洩馨香人弗委，辜他青帝意沉吟。

百丈因僧問：「如何是衲衣下事？」丈曰：「橫鍼豎線。」

劈開金殿鎖，放出玉壺春，朕兆殊無似，菱花窈絕倫。

大珠慧海禪師，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珠曰：「清談對面，非佛而誰？」眾茫然。

春浴錦圖開，流鶯啼弗徹，賞芳多少人，幾箇知時節？

丹霞子淳禪師上堂：「『乾坤之內，宇宙之間，中有一寶，秘在形山。』肇法師恁麼道，祇解指蹤話跡，且不能拈示於人。丹霞今日擘開宇宙，打破形山，為諸人拈出，具眼者辨取。」

以拄杖卓一下，曰：「還見麼？鷺鷥立雪非同色，明月蘆花不似他。」

砧杵夜敲清暑色，胡笳邊起動秋聲，含芳桂解凝雲結，透出馨香一點清。

此寶從來人罕識，光前耀後一時通，八花毬上紅旂插，尊貴還輸老凍儂。

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，一日登缽盂峰，豁然契悟。徑歸侍立，霞掌曰：「將謂知有。」師欣然拜之。後住皋寧崇光上堂：「我於先師一掌下，伎倆俱盡，覓開口處不得。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？若無，銜鐵負鞍，各自著便。」

拈曰：「還知真歇老人麼？昔年那裏落節，今日這裏拔本。」

驀爾孤峰輕觸著，石頭土塊盡揚眉，分明莫謂成狼藉，覿面拈來要汝知。

明州天童宗玨禪師上堂：「劫前運步，世外橫身。妙契不可以意到，真證不可以言傳。直得虛靜斂氛，白雲向寒巖而斷；靈光破暗，明月隨夜船而來。正恁麼時，作麼生履踐？偏正不曾離本位，縱橫那涉語因緣？」

澄潭月印天開眼，萬象無私影現中，一步密移玄路寂，不萌枝長玉芙蓉。

明州雪竇足菴智鑒禪師上堂：「世尊有密語，迦葉不覆藏。一夜落花雨，滿城流水香。」

赤水神珠絕點塵，一回拈起一回新，花開鐵樹清香噴，午夜虛空笑展脣。

衡陽岐山仁瑞寺嬾放智大禪師上堂，橫按拄杖，云：「過去諸佛一時按過，未來諸佛齊列下風，正當恁麼時，放過即不可。」以拄杖一時趁散。

芍藥花開蝴蝶舞，蒼梧葉放子規啼，虹霆轉盼精神爽，逸興無聊禁不羈。

獨脫無私老凍儂，全提殺活聖凡中，光鋩赫赫衝牛斗，疑犯鋒兮命不容。

五位正偏

正中偏，脫甲石龜上釣船，夜半篙人垂手處，蘭橈撥破玉壺天。

偏中正，當臺捧出軒轅鏡，乾坤密密廣無邊，法法頭頭皆正令。

正中來，木童倚杖上瑤臺，婆羅月裏連根拔，九曲黃河絕點埃。

兼中至，貍奴白牯恣遊戲，頭頭妙用具方圓，一曲虞絃明理事。

兼中到，虛空撲落絕玄妙，嘶風木馬火中旋，折角泥牛水底叫。

五家宗旨

金烏子夜徹天輝，鳳閣絲綸曉靜垂，劫外鴻蒙忘影象，簪花石女不妝眉。(曹洞)
風生鱉鼻變飛龍，浪湧浮雲出岫雄，點著不來成顧鑒，亂流明滅夕陽中。(雲門)
箭鋒時拄體圓彰，龍鬥雲橫草樹香，碧落蟾花恢藻鑒，松風一曲舊來長。(法眼)
父子機頭理事全，泥牛耕破劫壺天，玄同語默超功用，月皎星澄上下圓。(溈仰)
喝下全機驗主賓，吹毛透匣偪空鄰，瞎驢蹋破三玄路，獨坐雄風萬古春。(臨濟)

行實

康熙四年冬旦日，晚參畢，騎龍天劍大師設茶，領兩序及闔山大眾，懷香入室，請師說行腳。師固辭，曰：「余未嘗雲水，用說奚為？」眾請再三，師不得已，曰：「余有一問，荅得愜意即說。祇如鴻蒙未判已前，還有行腳事也無？」眾不語。天大師曰：「知是般事便休。」余曰：「既知恁麼道，何得更要重說偈言？」劍曰：「一番提起一翻新。」師良久，乃曰：「余生緣南楚祁陽蔣氏之季子，父諱春龍，母李氏，產於明懷宗癸酉年六月廿三日巳時。幼未攻書，壽將一紀，雙親見背起手足。時余不昧夙因，兼丁劫難，遂以出家事跽白，先君聽許。嗣後長兄擇送本邑紫雲菴，復之師處。是甲申歲臘月八日，薙髮埋首天泉，已經數載。　大清世祖癸巳春，民心稍安，余遂辭師行腳，遊歷講肆。至甲午始入岐山結制，是冬圓具，蒙和尚直提開導，授一話頭，寅夕參扣，了無所知。解制後，復聽教於三浯，講至『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』，余不覺喟然歎曰：『此難思法，豈語言文字能測度也？』雖在講席作息，未嘗不以己事參究為急務。期畢，意欲他行，時四方未寧，兼同參所邀，復入岐山結冬。三日後，起通宵七，余入室求開示，尚曰：『參禪別無開示，祇要離心意識參，出凡聖路學。』七畢，又聞鄰單穎脫，余愈加勇猛。戒期後，和尚領眾出坡，一僧問：『山河及大地，全露法王身。目前山河大地歷歷明明，如何是法王身？』和尚荅：『露。』余傍聞頓惺。解制日，方丈命余典客，執勞服役，三載無間。一日，和尚於客寮外厲聲曰：『知客！』余應諾。尚曰：『你因甚麼把生身父母限在鐵圍山內？』余曰：『和尚向甚麼處見得？』尚曰：『贓證現在。』余震威一喝。尚曰：『好喝。』余又喝，尚亦喝。余復喝，尚曰：『再喝一喝看。』余便作禮，曰：『今日觸忤和尚。』尚休去。一夕，普茶，和尚先入齋堂，職

事迎請，覓和尚不得，尚應聲曰：『在這裏。』大眾坐次，尚曰：『山僧行處，諸人不知，有時現梵王、帝釋身，有時現菩薩、羅剎身，有時現國王、宰官、長者、居士等身。大眾！祇如一切身，且道：山僧在那一身邊？』那曰：『遍界不曾藏。』尚曰：『山僧被維那一語粉骨碎身去也。』次日，余外歸，鏡我舉前話問余曰：『維那何不道賊身已露？』鏡曰：『這是代荅的，兄又作麼生？』余曰：『東土波斯鼻頭大。』便休在。傍曰：『東土波斯鼻頭大，某甲不會，何不為某甲道破？』余曰：『任從滄海變，終不為君通。』便曰：『莫不是金鍼玉線麼？』余曰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便曰：『鼻孔被人扭捏去也。』余曰：『蒼天！蒼天！』是時，純覺為侍者，問：『婆子燒菴意旨如何？』余曰：『好手手中呈好手。』覺曰：『菴主過在甚麼處？』余曰：『不有子期術，難識伯牙心。』比時將此問荅呈進方丈，和尚復徵曰：『婆子燒菴，且道：婆子是？菴主是？』余曰：『相逢盡是揚家醜，幾箇休心息是非？』和尚頷之。一日便休問：『如何是父少而子老？』余曰：『青山覆白雲。』時在師側，酬酢甚多，不能記述。戊戌歲臘月初一日，蒙和尚上堂，授一拄杖，呆也。遞雲同日而囑次第。佛成道日始授源流，并爐偈曰：『拄杖子，付吾兒，法門寥落賴撐持。龍天推爾拈將出，倒用橫揮任展施。』雖受師付，然大方猶未久歷。是以庚子春，辭老人，復遊江浙諸祖門庭。壬寅秋，意欲耕樵伏牛，道過信陽，晤悟休上座、崑石禪德、領郡城居士、清之鄧公、寬吾唐公、緒之劉公，請余雙林遞跡，不覺四載，醜拙日增，難以枚舉。今承天大師與眾上座之請，祇得從頭漏逗。若是大根利智者，豈費許多周折？正所謂：不唧溜中更不唧溜。諸公勿蹈其轍，是所禱也。」師於康熙丁巳歲十一月初十日離丹霞，至十七日到雙林染恙。至十二月十三日卯時，召眾入方丈，囑託後事畢，舉拳問眾，眾荅問畢，復說偈曰：「吾年四十五，世緣今已休。露柱開口笑，燈籠解點頭。」偈畢，合掌瞑目而逝。至次年，嗣法門人真慧同兩序建塔於本寺東隅。

文穆念禪師語錄卷第五(終)

監院莊瑀監刻

(信士鄧清之，同緣蘇氏、尹氏，男鄧莊嚴、次男鄧國瑞及合家眷等，發心重梓本師和尚語錄，普願見者聞者，同明般若，共續心燈。)

康熙二十三年仲冬吉旦

江南上元縣梓人戴明之刻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